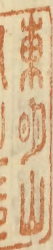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一



浙江圖書館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一

律詩

茶園十二韻 揚州作

勤王脩歲貢晚駕過郊原蔽蒂餘千本青葱

撐老葉

新牙之上去年舊葉尚在

土軟迸深根舌小伴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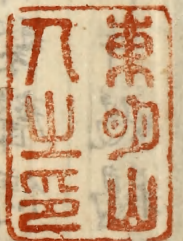
猿出蒸香更別入焙火微温採近桐華節生無穀雨痕緘

滕防遠道進獻趨頭番待破華胥夢先經閭闔門汲泉鳴

玉甃開宴暨瑤罇茂育知天意甄收荷主恩沃心同直諫

苦口類嘉言未復金鑿召年年奉

至尊



送董諫議之任湘潭

依依行色滿帆檣又借仁風惠遠方暫去長沙非賈誼猶
虛計相待張蒼檻前波浪瀟湘閣雨後汀洲橘柚香翰苑
放巨知最幸願聽民訟繼甘棠

王贊聞送江州孫膳部歸闕兼寄承旨侍郎

九江為郡鬢成霜淮海相逢共黯傷放逐翰林同李白蹉
跎即署似馮唐才名各負詩千首離別無辭酒一觴歸見
鰲頭如借問為言張也減剛腸

孫興承旨
侍郎同年

立春前二日雪

一夕滿淮海莎堦曉欲平氣寒如臘在勢猛共春爭飄泊
殘梅妬龍鍾老檜擎隨風無定態入竹有繁聲倚檻吟忘
倦援毫畫不成南鄉消瘴癘東作助農耕片颺鴉毛遠光

倦援毫畫不成南鄉消瘴癘東作取農耕片風揚毛遠去
翻蝶翅輕任貧添酒債慵掃慰詩情群玉峰巒秀華胥世
界清老郎無政術沉酒卧江城

十頃盡代送嚴判官儒歸滁洲
永陽謫宦鬢成華唯有賓從最可誇文學東堂進士第風
流南國相公家移官我未歸丹禁迴棹君今指白沙滁上
淹翔雖已久寺樓山寺對琅邪

昔韓公又將巡堤堰先寄高郵蔣知軍
二十年前在濮陽賓筵留我共飛觴當時進士衣如雪今
日卽官鬢有霜吏役可堪巡堰埭軍城猶喜接封疆能來
界首相期否堤上依比柳漸黃

送閤門秦舍人

郡印我未解輕軒君不留相逢那幾日此別又驚秋山雪
晴猶在河漸暖漸浮內庭連上閣早晚共優游

病起思歸二首

館

年來多病轉思山終日呻吟簿籍間叔夜養生休著論陶
潛難死只因閑陶潛云人
生實難死又移郡印三年調未報君恩兩
鬢班安得便歸田里去松篁泉石掩柴關

四十為郎非不偶况曾提筆直瀛洲明時遇主誰甘退白

髮侵人自合休夢得蹉跎因出郡劉夢得貶謫為
郎四十餘年薛能詩

什恥監州薛許昌詩云
監州是戲儒春來病起思歸甚未敢飛章達冕

旒

寒食

寒食江都郡青旗賣楚醪樓臺藏綠柳籬落露紅桃妓女

寒食江都郡青旗賣楚醪樓臺藏綠柳籬落露紅桃妓女
穿輕屐笙歌泛小舫使君慵不出愁坐讀離騷

酬太常晁丞見寄

當年布素定交情恨不同為出谷鶯猶作三丞君最屈偏
尋兩制我知榮湮沉莫厭青衫在被此俱嗟白髮生重入
玉堂非所望汶陽田好欲歸耕

晁詩祝手
再入翰苑

張屯田弄璋三日略不會客戲題短什期以滿

八陣西廂月開筵

布素相知二十年喜君新詠弄璋篇洗兒已過三朝會屈
客應須滿月筵桂子定為前進士蘭芽兼是小屯田至時
擔酒移厨去請辦笙歌與管絃

寄秀州馮十八禮丞同年

君從婺女典嘉興我自滁陽到廣陵同被雪霜侵兩鬢獨
嗟官職是三丞郡齋新養華亭鶴鄉信時逢建業僧願作
入朝西道主只看黃霸詔書徵

送丁謂之再奉使閩中

繡衣直指東南夷入奏風謠受聖知持節又從三殿出演
綸還較一年遲朝中謬拜推賢表江畔空吟惜別詩郡印
喧卑文會少為君搔首落花時

予在西掖嘗舉謂之

牡丹十六韻

艷絕百花慙花中合面南賦詩情莫倦中酒病先甘國色
渾無對天香亦不堪遮須施錦障戴好上瑤簪苞拆深擎

露枝拖翠出籃半傾留粉蝶微亞摘且男鄰妓臨粧妬胡

渾無對天香亦不堪遮須施錦障戴好上瑤簪苞拆深擊

露枝拖翠出籃半傾留粉蝶微亞摘宜男鄰妓臨粧妬胡

蜂得藥貪忽行晴吹動濃牒曉煙含話別年經一相逢月

又三遣吾搦白髮為爾換新衫池館邀賓看衙庭放吏叅

仙娥喧道院魔女逼禪庵道院禪庵皆公署內所有亂折窠難惜分題

韻更深歌歡殊未厭零落痛曾諳穀雨供湯沐黃鸝助笑

談顏生如見此未免也醺酣顏回不飲酒

朱紅牡丹

渥舟容貌着霓裾何事僧軒祇一株應是吳宮歌舞罷西

施因醉誤施朱

芍藥花開憶牡丹絕句

風雨無情落牡丹翻階紅藥滿朱欄明皇幸蜀楊妃死縱

有嬪媵不喜看

海仙花詩并序

海仙花者世謂之錦帶維揚人傳云初得于海州山谷間其枝長而花密若錦帶然予視其花未開如海棠既開如木瓜而繁麗孌弱過之或一朶滿頭冠不克荷惜其不香而無子絕句第可鉤壓其條移植他所因以釋草釋木驗之皆無有也近之好事者作花譜以海棠為花中神仙子謂此花不在海棠下宜以仙為號日之錦帶俚孰甚焉又取始得之地命曰海仙且為賦詩三章題諸僧壁

一堆絳雪壓春叢孌孌長條弄晚風借問開時何所似似將繡被覆薰籠

春憎窈窕教無子天為妖嬈不與香盡日含毫難比興花

春憎窈窕教無子天為妖嬈不與香
盡日含毫難比興花中應是衛莊姜
何年移植在僧家一簇柔條綴彩霞
錦帶為名卑且俗為君呼作海仙花

后土廟瓊花詩二首并序

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且其樹大而花繁不知實何木也俗謂之瓊花云因賦詩以狀其態
誰移琪樹下仙鄉二月輕冰八月霜若使壽陽公主在自當羞見落梅粧

春冰薄七壓枝柯分與清香是月娥忽似暑天深澗底老松擎雪白娑娑

櫻桃漸熟牡丹已凋恨不同時輒題二韻

紅芳落盡正無慘吟逸空枝首重搔最恨東君少才思不
留檀口待櫻桃

館

芍藥詩并序

芍藥之義見毛鄭詩百花之中其名最古謝公直中書省
詩云紅藥當階翻自後詞臣引為故事白少傳為主客即
中知制誥有草詞畢詠芍藥詩詞彩甚為該備然自天后
以來牡丹始盛而芍藥之豔衰矣考其實牡丹初號木芍
藥蓋本同而末異也予以端拱己丑歲由左司諫為制誥
舍人後坐事黜棄淳化甲午年又以禮部員外郎牽復舊
職尋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則謝公白傳之任帶蹂躪矣自

出滁上移廣陵追念綸闈于今九載而編集之內未嘗有

出滁上移廣陵追念綸閣于今九載而編集之內未嘗有
芍藥詩言于詞臣不得無過揚州僧舍植數千本牡丹落
時繁豔可愛因賦詩三章書于僧壁

牡丹落盡正淒涼紅葉開時醉一場羽客暗傳尸假術仙
家重藝返魂香蜂尋檀口論前事露濕紅英試曉粧曾忝
掖垣真舊物多情應認紫薇郎

東君留着占殘春得_七遲開亦有因曾與掖垣留故事又
來淮海伴詞臣日燒紅豔排千朵風遞清香滿四隣更愛
絲頭弄金縷異時相對掌絲綸

滿院勻開似赤城帝鄉齊點上元燈感傷綸閣多情客珍
重維揚好事僧酌處酒盃深蘸甲折來花朵細含稜老郎

為郡辜朝寄除却吟詩百不能

暮春

索寞紅芳又一年老即空解惜春殘
纔聞鶯轉誇楊柳已被蟬聲哭牡丹
壯志休磨三尺劍白頭誰籍兩梁冠
酒樽何必勞人勸且折餘花更盡歡

酬高郵知軍蔣殿丞見寄

次韻

青雲豈望更翱翔覽照唯添鬢雪光
為郡自知無政術歸田猶擬拜封章
且眠錦帳趣蘭省終掩雲闌卧草堂
三入承明已過分有何辭筆敵常楊

予兩知制誥
一入翰林

又和寄惠藤篋絕句

蠻藤編篋自番禺錦袋羅囊盡不如
乞與揚州貯詩草行

蠻藤編篋自番禺錦袋羅囊盡不如乞與楊州貯詩草行

春誰怕兩隨車

藤篋耐雨

先帝登遐

聖君嗣位追惟恩顧涕泣成章

鼎湖髯斷去難攀

九五飛龍已御乾兩制舊臣生白髮一番貴上青天老

為即吏承纒經假作諸侯哭九筵疎賤無由撰哀冊夢中

空負筆如椽

登壽寧寺閣

乘興登虛閣披襟一望間

聖朝新日月

時帝初即位

亡國舊江山桂隔晴虹斷簷喧夕鳥

還歸衙不辭晚吟思白雲閑

池上作

未遂滄洲去池邊弄綠波醉浮船底兀吟逸履痕多靜照
新華髮沉思舊釣接晚涼得幽趣魚戲上圓荷

和國子柳博士喜晴見贈

霖霖為害正憂農昨日陰雲散碧空潑刺退灘魚失水啁
啾高樹鳥知風洗開霽月嬋娟色放出秋花菡萏紅勞寄
新詩曲相賀由來災異繫三公

公退言懷

吏書圍遶簿書堆病眼昏素髮垂已覺文章無用處不
歸田里待何時兩衙決事官差我五日延英詔問誰賴有
古人蹤跡在只應蘧審是吾師

冠褐飄如乍退公引吟留坐一叢
却繁陰別有風曾任雪欺終古綠也從桃映暫時紅此君
合是吾廬物會種蟬娟伴釣翁

官舍偶題

俸錢隨月盡公務逐時生白髮多悲感皇華倦送迎奉身
無實事困我為虛名會向滄浪上秋風自濯纓

贈呂通秘丞楚州監倉

聞君公事苦喧卑紅粟堆邊獨斂眉已入朝行翻掌庾未
如畿尉且吟詩居前任堰頭笑傲同張祐市裏優游此路
隨唯有才名藏不得山陽留滯肯多時

贈虛已

谿邊幽寺好煙霞別後春風幾度花
夢憶一巖紅薜荔心輕三事紫袈娑
禪機悟了身無着詩句高來鬢有華
不遇蘇州常應物畫公篇什向誰誇

贈省欽

師善八分
太宗召于

殿上書數行賜紫

舊隱何年別翠微瀑泉聲外鑲禪扉
御前曾寫八分字天上特宣三事衣
燈照夜庵霜後冷鼎烹秋菌雨中肥
終歸五老峰邊去杯渡長江一錫飛

贈王殿院同年

浙

幾年淮海歎驅馳美拜初聞入奏時
乍作臺官勞馬揖合為巡使近龍墀
多從此地升三字莫向朝端說四推
縱遇

省橋休栒項郎官班列甚喧卑

時郎中八十餘員員外
數百員惟臺官稍少

省橋休柶項郎官班列甚喧卑

時郎中八十餘員員外數百員惟臺官稍少

留別揚州池亭

竹逸亭臺柳拂池徘徊終戀郡齋西斜陽更上漁舟坐明日紅塵逐馬蹄

池邊菊

綠池逸逕幾千栽準擬登高泛酒杯未到重陽歸闕去金

英寂寞為誰開

揚州道中感事兼簡史館丁學士

時與丁同赴京

淮邊為郡再相逢又得同途赴九重顧我尚騎天厖馬共君遙想鼎湖龍賈生此望朝文帝白傅何期哭憲宗携手驛橋殘照裏斷魂空對隔江峰

太宗皇帝挽歌 三首

卜世知無極上仙安可尋
祝堯違衆望傳啓合天心
陵相蕭騷韻階茅寂寞陰
何人開殿閣塵暗九絃琴

舜化無偏黨堯年久耄期
世間人自哭天上事難知
終讓東封禮遂成南狩悲
金鑾舊學士頭白涕漣瀾
日到虞泉落天從杞國崩
去年寧壽節今夕永熙陵
薤露悲風起松阡苦霧凝
龍髯攀不及千古恨難勝

闕下言懷上執政
漸齋西極
更上無世坐
肥
謬提文筆侍

先皇謫宦歸來遇國喪
仙駕只留燒藥鼎
總帷猶認諫書

囊北辰別見天垂象西內渾疑海變桑昨日梓宮陪哭

先皇謫宦歸來過國喪仙駕只留燒藥鼎總惟猶認諫書

囊北辰別見天垂象西內渾疑海變桑昨日梓宮陪哭
淚多唯有老馮唐

早有虛名達九重官途流落漸龍鍾散為郎吏同元稹羞
見都人看李邕舊日謬吟紅藥樹新朝曾獻皂囊封猶期
少報君恩了歸卧山村作老農

誥詞黜責子孫羞欲雪前冤事已休浴殿失恩成一夢鼎
湖攀駕即千秋道邊任死心終直澤畔長吟淚暗流虞舜
五臣知此事戲儒應免更監州

薛能詩云監州是戲儒

送邵察院知朗州

察院自淮南轉運乞侍養因有此除并拜母為縣太君

郡齋全占五谿雲就養辭權以孝間重戴舊稱秦御史高
堂新授漢封君板輿為別經三載壽酒先斟滿十分我歎

今生無此事賦詩相送淚零

送直館高正言轉運荆湖

象笏烏紗諫署榮運輸權重使蠻荆職分三館圖書貴地

轄重湖水石清貪吏望風潛解印逋民知惠自歸耕官曹

寂寞馮唐老多羨乘軺澤國行

送宋澥處士之長安

內翰舍人弟

簪笏盈門獨紹蘭卧龍潜在八龍間鴿原任說朝賢貴鶴

斃惟稱處士閑靜按仙經燒火藥狂挨僧壁畫遙山老郎

見作歸休計分取圭峰並掩關

送刑部韓負外同年致仕歸華山

自察院求致仕

抗表辭烏府歸山鬢未秋朝簪還解身塵世謝蟬蛸拂袖

人生事懸車帝命優名光新日曆官占好詞頭應宿郎曹

人生事懸車帝命優名光新日曆官占好詞頭應宿郎曹
美尋仙物景幽繡衣移蕙帶驄馬換耕牛對枕蓮峰翠當
門瀑布流妻閑栽藥草兒戲雜猿猴買竹憑牙板疏泉濕
鹿裘四推離督責三院肯淹留接武陶貞白差肩許遠遊
十洲如得侶萬戶任封侯脫灑因君去龍鍾使我羞遷鶯
情最洽化鶴術難求掌誥無文彩謀身足悔尤紫垣頻忝
竊白髮合歸休應理叨三入張衡尚四愁亦期婚嫁畢攘
袂逐浮丘

贈狀元先輩孫僅

病中何事忽開顏記得詩稱小狀元
予淳化辛卯歲贈君詩云明年再就堯階
試應被入粉壁乍懸龍虎榜錦標終屬鶴鷁原青雲隨步
呼小狀元

登花塔紅雪飄衣醉杏園還有一條遺恨處不教英俊在
吾門

贈浚儀朱學士

知貢舉新

潘岳花陰覆杏壇門生叅謁絳紗寬西垣久望神仙侶北
部休誇父母官兩屐送僧沙逕滑夜碁留客竹齋寒何時
傑直來相繼三入承明興漸闌

書懷送田二舍人自吏部郎中出典泰州

共歎蹉跎兩鬢蒼立朝為郡是尋常重歸謝客中書省又
送山濤吏部郎三入承明身最叅十年兄弟分偏長喜聞
辭日留前席莫等多時住水鄉

寒食出城馬上偶作

欲報君親與願違今年寒食任芳菲八音過密因山後雙

欲報君親與願違今年寒食任芳菲
八音過密因山後雙淚滂沱拜墓歸
艷冶桃花迎馬笑輕狂揄英撲人飛
官途時態更諳盡猶愧妨賢直紫微

病中書事上集賢錢侍郎

五首

力疾奉朝謁歸來倦送迎老爲儒術誤
庾愛道裝輕羅藥幽香散移琴細韻生
晨餐漸有味筍蕨倍關情妻兒慣蔬素
僕馬任龍鍾一榻渾無物孤琴對病容
風翻簾影亂早減井痕重幽寂誰為伴
扶行賴庾筇食貧當歲早朝退只端憂
典笏逢休假焚香願有秋病飢渾厭肉
瘦冷未更裘夢見山村興披簑釣亂流
無人問即署領制誥十年未上坡馮唐
空潦倒衛綰是誰何猶賴

紫垣直聊遮白髮多歸田未有計村樹綠婆娑
日日奉朝請病多仍食貧榆應有鬼夷俟豈無人鳳閣
十年筆烏紗九陌塵集仙知已
在應為指迷津

賃宅

老病形容日日衰十年賃宅住京師閣棲鳳鳥容三入巢
宿鷓鴣欠一枝壁挂圖書多不久砌栽蘆葦亦頻移人生
榮賤須知分會買茅庵映槿籬

青猿

小僕如猿狖貧家備指呼未堪隨馬足已慣典魚須時洗
塵侵硯閑收雨滴圖歸田如有計留負酒葫蘆

寓直偶題

兩朝書命媿無才謾逐詞臣侍玉階病似相如多避事拙

兩朝書命媿無才謾逐詞臣侍玉階病似相如多避事拙
於方朔少詆諧命奇只合先休退道在何妨更卷懷白首
猶期議封禪一隨鑿輅見燔柴

頃年謫官解梁收得令狐補闕毛詩音義其本
乃會昌三年所寫數行殘缺後人添之其筆跡
乃土部畢侍郎所補也昨因問之乃云亡失多
年矣作四韻以還之

謫宦山州自訓童因求書籍有遭逢偶收毛鄭古詩義認

得毆虞舊筆蹤南郡攜行心不足此本自解梁徵迴便合

幕府不敢私謁遂西齋送去手親封塵侵煙染尤堪重年

號標題歷武宗

伏日偶作

移床拖簟就南軒，門掩閑坊半樹蟬。
多病形容唯有骨，食貧生計旋無錢。
掖垣已忝年深直，朝謁終妨日晏眠。
會解綸闈求郡印，早收餘俸卜歸田。

和吏部薛負外見寄

振也好剛多悔吝，唯憑忠信自書紳。
嚴陵知退遺榮利，只擬滄浪把釣綸。
老去趨朝慵待旦，病來求假動經旬。
西垣興味更諳盡，一片烏紗滿馬塵。

贈密直張諫議與子結婚

先皇憂蜀輟樞臣，獨冒兵戈出劔門。
萬里辭家堪下淚，四年歸闕似還魂。
弟兄齒序元投分，兒女親情又結婚。
且喜

年歸闕似還魂第兄齒序元投分兒女親情又結婚且喜
相逢開口笑甘陳功業不須論

寄狀元孫學士何

久居臺閣多憂畏欲薦賢才涉比周
灰死寸心甘不動
雪侵雙鬢未能休
封章事寢空騰謗
制誥詞荒益自羞
唯愛君家棣華榜
登科記上並龍頭

送譚殿院之任南陽

大底人生樂故居
山川况復漢南都
別來墳墓有宿草
歸去田園多綠蕪
銀印莫羞雙鬢白
錦衣兼照兩轡朱
西垣衰病無慘客
空羨此行謔袴襦

送河陽任長官

宰君行李苦蕭疎
妻子龍鍾尚跨驢
醉眼且看花滿縣
愁

顏莫望果行車頭銜新換呼明府科第元高得校書誰解
吟詩送行色茂陵多病老相如

和屯田楊郎中同年留別之什

科名長恐辱同年許國丹誠皎日懸謬掌斯文雖未喪欲
行吾道即無權謝公留滯蒼苔院潘岳征行落葉天引重
力輕深自媿強州詩什益淒然

予嘗舉秦屯田未有思旨

送臨清楊可主簿入蜀

楊父為諸司使祖有贈官及第授官後以父命

歸拜祖墳焚所贈告

脫白去焚黃遙知祖德光墓墳喬木老襟袖桂枝香迴見
梅含雪歸逢橘飽霜子雲應有宅為奠草玄堂

送淳于中舍懸車侍養

懸車東去謝明朝擺脫簪纓似一毛望苑官清諧侍養督

懸車東去謝明朝，擺脫簪纓似一毛。
望苑官清諧侍養，郵名賤恥徒勞。
青宮位在他年起，綵服身歸此日高。
我愧無親戶，厚祿與君書。命淚霑袍。

君授萊用錄事乞致仕

送正言楊學士億之任縉雲

弱冠珥朝簪，才堪直翰林。
重違君厚遇，聊奉母懽心。
筆削留博史，囊裝貯賜金。
帆張澗河濶，山對括倉深。
暫歇趨朝馬，重聞故國禽。
幽蘭南澗採，壽酒北堂斟。
務簡慵開閣，家豐不典琴。
綵衣方侍養，紅藥即供吟。
我占掖垣久，自驚年鬢侵。
妨賢兼罔極，相送淚盈襟。

送第三人朱嚴先輩從事和州

賃船東下歷陽湖，榜眼科名釋褐初。
賓職不憂無厚俸，郡

齋唯喜有藏書

錢侯聚書尤多

伴吟先買秋江鶴醒酒時烹晚市

魚廉使多情應問我為言衰病似相如

送南陽李太傅二首

兩朝黃閣預彌綸又策春坊第一勳僧塔舊題前進士齋
壇新拜上將軍馬銜金勒衝微雪鴈避紅旌入斷雲還是
徐州張僕射御詩相送四方聞

紅旆飄飄奪曉霞御筵相送出京華仲尼俎豆真儒者卻
毅詩書屬將家腰下已懸如斗印門前看見築堤沙先朝
學士期牽復待草南陽入相麻

壽孫三日

經年病不飲此日一開樽鑑裏休嫌老懷中已抱孫紅裯

栽錦段香水浴銀盆他日歸田去相扶入華門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一

浙江圖書館

經年病不飲此日一階樽鑑裏休憐老懷中已抱孫紅袖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二

詩行

謝宣賜御草書急就章并朱邸舊集詩

其他是應制皇帝親試貢士詩

謝政事王侍郎伏日送冰

酬贈田舍人

對雪示嘉祐

送姚著作之任宣城江

送晁監丞赴婺州關市之役

還揚州許書記家集

酬處才上人

和張校書吳縣廳前冬日雙開牡丹

和馮中允爐邊偶作

賦得南山行送馮中允之辛谷冶按獄

烏啄瘡驢謔

謝宣賜御草書急就章并朱邱舊集謔

臣間伏羲畫卦朴且淳蒼頡造字初有文大篆小篆八分
體楷隸章草何紛紜因茲八法各有要遂使六藝區以分
其中最難惟草聖玄妙功夫自天性又聞關雎本王化四
始洋洋風化下比興賦頌六義分乃有變風兼變雅仲尼
刪後屈平作郢客李陵鬪名價古來詩道難得人莫笑彌
高和彌寡如今草聖與雅言盡在

吾皇萬機暇元年十月近乾明崇文院靜寒霜晴直廬日

吾皇萬機暇元年十月近乾明宗文院靜寒霜晴直廬日
午書罷閑曳朱衣逸砌行中使傳宣來上界忙把魚須
下塔拜寶函鈿軸光陸離
御札文書御製詩折腰播笏拭雙目汗流魄駭聊一窺急
就章何縱橫藍田種玉笛初成雪花洒破煙嵐壁黑雲
漏出天漢星乍似鮫人泣下珠無數錯落晶熒滿盤貯又
似大鯨吞盡滄海波查牙露出珊瑚樹朱邱集何清竒仙
風撼動瓊林枝漢皇休道白雲句穆滿虛吟黃竹詩乍似
三春直上伯陽臺熙熙物華當眼開又似十洲夜伴玉母
宴鸞訝鳳吟次第來小臣再拜受一軸擣紙抄詩抄未足
焚香朝向天日看執簡夜對星辰讀臣見高宗飛帛亦有

名筆跡往。頌公卿所得不過三五字。當時臣子猶為禁。又見玄宗詩什頗留意吟詠。時時成御製。屬和止于一兩篇。至今史冊猶為貴。若徵往事比明時。萬分之一徒爾。為未如我四十三紙。聖人作一百二章。天子詩永為家寶。藏書篋豈讓西方貝多葉。且教世世傳子孫長。皇家作臣妾。

應制 皇帝親試貢士詩

天王出震寰海清。奎星燦燦昭文明。詔令郡國貢多士。大張珠網羅群英。皇情孜孜終不倦。日斜猶御金鑾殿。宮柳低籠三月煙。爐香飛入千人硯。麻衣皎皎光如雪。一一重瞳親鑒別。孤寒得路荷君恩。聚首唯言盡臣節。小臣蹤跡

本塵泥登科曾賦御前題屈指方經五六載如今已上青
雲梯位列諫官無一語自問將何報明主應制非才但淚
垂強作登謌謌舜禹

謝政事王侍郎伏日送冰

火雲如山暑雨歇天地爐烘三伏月玉皇教散閤苑冰斷
開北陸瓊瑰窟峨峨貯向瑤花合分命中官賜黃閣鳳皇
池上玉壺盛溫樹風聲頓蕭颯台恩分與西垣士綸誥稀
疎方假寐卞和抱璞入直廬從此驚忙不成睡怒蠅休向
筆端飛抵鵲渾疑山下墜寒生毛髮清牙齒脆若玉芝甘
似醴炎風暑氣都未知空作狂謌謝知己

酬贈田舍人

君不見天上星辰拱環極忽然墮地變成石又不見雲中
鷹隼橫高秋有時榻翼化作鳩人生進退甚類此左遷右
轉誰自由憶昔逢君在鄒魯翰林文人東道主一言得意
便定交數日論文暗相許爾來倏忽十餘年共上青霄連
步武禁中更直承明廬深喜薰葭依玉樹兩制惟君最清
慎筆力辭鋒有餘刃方期夜直金鑾坡誰知共理淮陽郡
官銜新換版曹郎腰佩初懸列侯印西垣三字班列閑南
面百城資望峻且應盡意頒詔條豈復迴頭顧文陣下車
果有謳謠生賣刀買犢民歸耕黃髮老農鼓腹唱雪花雙
鹿挾輶行棠陰露濃滴朱紱麥秋風冷吹紅旌行春多暇
吟情發閑作長詩寄同列詩中首寫明君語指點神仙為

舊侶嚴徐雖合在蓬瀛邵杜已聞為父母重來便恐調金
鉉無復區區掌文翰直如經歲未徵黃道在何勞重嗟嘆
入則步蒼苔詠紅藥了事舍人孫處約出則張皂蓋擁朱
輪賢明太守召信臣請君屈指教交友似此官名能幾人
逢時誰不欲行道遇主我亦思庇民功名富貴皆待命出
處語默聊衛身一車甘雨方建隼萬國淳風莫泣麟他時
宣室召賈誼賢人事業當併伸未間忍見烏兔走鑑裏星
星將白首休耽鈴閣家藏書且酌郡齋官給酒嬰兒稚女
滿眼前莫負時光笑開口

對雪示嘉祐

去年看雪在商州使君命我山寺頭峰巒草樹六百里飢

鼃凍鳥聲啾啾山城窮陋無妓樂何以銷得騷人愁抱
自瀉不待勸乘興一引連十甌晚歸上馬頗自適狂吟醉
舞夜不休今年看雪在帝里瑤臺瓊樹佳氣浮朝迴攬轡
聊四望移下五城十二樓樽中有酒翻不飲鬱鬱不快非
怨尤吾兒嬌駮未曉事問我胡不私獻酬因令把筆寫我
意為渠吟作雪中謳昔為副使不理事待罪且免憂人憂
今為諫官非冗長拾遺三館俸入優秋來連澍百日雨禾
黍漂溺多不收如今行潦占南畝農夫失望無求甦爾者
門外飢餓者往往彊殆填渠溝歲冠旅進又旅退曾無一
事裨皇猷俸錢一月數家賦朝衣一襲幾人裘安邊不學
趙充國富民不作田千秋胡為碌碌事文筆謫時頌聖如

俳優一家衣食仰在我縱得飽暖如狗偷况我眼昏頭漸

俳優一家衣食仰在我縱得飽煖如狗偷况我眼昏頭漸
白安能隱几勤校讎何時提汝歸田去賣馬可易數隻牛
深耕淺種苟自給藜羹豆粥充飢喉黍畦鋤理學元良瓜
田澆灌師秦侯素飡免作疲人蠹開卷免對古人羞未行
此志吾戚戚對酒不飲抑有由斯言不敢向人道語爾小
子為貽謀

送姚著作之任宣城

平生聞說宣城郡水石幽竒人物俊檻外澄江練不收窻
中遠岫眉初印六朝繁盛至隋唐于人名士遙相望謝公
向此憑熊軾白傳曾為鹿鳴客江樓山寺多賦詩徃徃題
名在僧壁

皇家早歲平吳後翰林賈公為太守至今清話玉堂中
誇說江山不離口

吾君御極初選藝東樞二卿新擢第解褐曹縻佐郡官
首得宣城為歷試紫微田郎次登科東樞受代傳廳事
第三榜中第二人今在烏臺為寮視邇來通倅少名流
雲泉竹樹應包羞今春忽命姚著作學術縱橫才磊落
當年雄揖第三名官路迤邐久漂泊去歲獻文重召試
新恩始上芸香閣未教修史未演綸宣城奉使聊親民
且忻彩服得就養莫歎朱衣未即真舊遊應有交朋在
此去仍言婚官新下車布政民休休高吟淺酌誰獻酬
夜深紅燭在何處綺霞閣通疊嶂樓公權書札燕許詞
未免山僧乞撰碑撰碑

書碑即三載眼者徵詔在丹墀却愁未盡江南興閑坐蓬
瀛揮玉柄黃樞侍臣兩制官待君同說宣城景

送晁監丞赴婺州關市之役

關征市賦縻賢俊誰愛此官為吏隱將作晁丞于役時婺
女星臨海邊郡黃絹辭高位尚卑白華行潔身猶困會待
時來即併伸也知道在終無悶君不見路隨含笑坐市中
屈身豈愧丹陽尹又不見張生狂醉戀揚州冬瓜堰下甘
肥遁此行况是奉皇華數丈輕舸載一家攜餅下岸買竹
葉挂席背風穿蓼花霜晴震澤初嘗橘泉過惠山應試茶
虎谿曉雲靈隱雪錢塘夜潮照湖月密排詩景在途中旋
吟新句教兒童漸近金華見聿旗五馬來迎使者車應知

驥足蹙拘絆八詠樓開頻啓宴醉中官妓乞詞詩剗豁紙
貴抄新詞他年誰獻予虛賦召入金門五雲路因思元白
在江東不似晁丞今獨步

館

還揚州許書記家集

許渾孫進家集得官

君不見近代詩家流胡為蹇滯多窮愁孟郊顛顛死逆旅
浪仙斥逐長江頭張生漂泊冬瓜堰徒云輕薄萬戶侯浩
然無成鹿門去李洞慟哭昭陵休生無風教興王化死無
勲爵貽孫謀可憐詩道日已替風騷委地何人收高陽許
公情六義獨向

浙

輝

聖朝生後嗣因將先集進九重高步金臺曳珠履祖德光

聖主知府尹賢明丞相子時維揚權收即故廣陵郡大古

聖主知府尹賢明丞相子

時維楊權牧即故中令薛相之子

廣陵郡大古

九州記室官清外三字遂令天下學詩人徒羨君家窮四
始我來迎侍游江都玳筵往往陪歡娛遂求家集恣吟諷
海波乾處堆珊瑚因思賈孟數家一何苦詩鬼嗷嗷餒無
主子孫淪沒誰及君閑倚紅蓮傾淥醕草檄餘閑好賦詩
莫放風情忝爾祖

酬處才上人

我聞三代淳且質華人熙熙誰信佛茹蔬剃髮在西戎胡
法不敢千華風周家子孫何不肖奢淫昏亂隳王道秦皇
漢帝又雜霸只以威刑取天下蒼生哀苦不自知從此中
國思蠻夷無端更作金人夢萬里迎來萬民重為君為相

猶歸依啞啞聾俗誰敢非若教却似周公時生民豈肯須
披緇可憐嗷嗷避征役半入金田不耕織君子之道動即
窮亦有賢達藏其中上人來自九華山叩門遺我瓊瑤編
錚錚五軸餘百篇定交仍以書為先書中不說經文中不
言佛有心直欲興文物感師自遠來相親為師畫卦成同
人出門无咎非群分袈娑墨綬何足云

時為長洲令

和張校書吳縣廳前冬雙日開牡丹詩 依韻

君不見年年三月千叢媚紫爛紅繁誇勝異尋常人戴滿
頭歸醉折狂分不為貴枝閑葉盡根空培人情皆待明年
開化工自有呼魂術霜前喚下瓊瑤臺王母親將金粉傳
麻姑齋借霓裳來主人蓋是神仙才不然此物胡為而來

哉二姬勸酒誰引滿長洲懶吏先舉杯多感同年興攀折

麻姑齋借霓裳來主人蓋是神仙才不然此物胡為而來
哉二姬勸酒誰引滿長洲懶吏先舉杯多感同年與攀折
吟詩欲謝難輕發青宮校書方遁跡代我作詩如錦拆他
年吾輩功業成與君共作騎鯨客

和馮中允爐邊偶作

誰爲東君掌青律故將春日連人日春日兩絲暖融融人
日雪花寒慄慄兩雪寒暖苦不同可比交情去就中仲咸
擁爐發謔詠古風激破澆漓風人情離合古來有召公初
亦疑周公臨陽汾淮本讎隙一旦分兵若親戚四公翻覆
人不譏各各操心爲邦國此外壽張多爲已反掌背面如
千里張耳陳餘不忍言魏其武安何足齒我愛中庸君子
心心與人交淡如水別有人間勢利徒一去一就隨縈枯

西漢董賢方佞倖孔光迎拜卑如奴是時楊雄在東觀投
閣欲死無人扶有唐力士夫人死朝士執喪平如喪妣是
時李白放江邊樵悴無人供酒錢小人之性何所似真如
蜂蝶并蝼蟻尋春逐臭苟朝昏豈顧松篁與蘭蕙重君誓
心一何極澗底松兮陵上栢澗松陵栢有朽時我約君心
無改易

賦得南山行送馮中允之辛谷治按獄

商山三月花如火草樹青葱雨初過柳條漸軟蝶雙飛桑
葉尚多蠶一卧薄情野水流不迴無力春雲慵欲墮圓團
榆莢是誰拋漠漠游絲向人驪可憐花木間嵐光花前正
好飛觥觴馮君夙駕一何速捧檄銀坑按辛谷轉輸昨日

好飛觥觴憑君夙駕一何速捧檄銀坑按李谷轉輸昨日
又移文小眊訴牒何紛紜見說南山六百里跼盡馬蹄摧
屐齒是何屈干不知已衝斗太阿教補履龍無尺水且盤
泥驥困鹽車但垂耳片言折獄亦胡為必也無訟方君子
吾徒事業本稽古得行其志當刑措畫衣畫地免煩苛抵
壁捐金返淳素未行此道且營營營為祿聊代耕殘春
小別不足念為君高唱南山行南山一月期回首莫訴臨
岐數卮酒

烏啄瘡驢哥

商山老鳥何慘酷啄長于釘利于鏃拾蟲啄卵從爾為安
得殘吾負瘡畜我從去歲謫商於行李惟存一蹇驢來登
秦嶺又崦嶺為我馱背百卷書穿皮露脊痕連腹半年治

療將平復老烏昨日忽下來啄破舊瘡取新肉驢號僕叫
烏已飛刺嘴整毛坐吾屋我驢我僕奈爾何悔不挾彈更
張羅賴是商山多鷲鳥便問鄰家借秋鷄鐵爾拳兮鈎爾
爪折烏頭兮食烏腦豈唯取爾飢腸飽亦與瘡驢復讎了

書

圖

汪

浙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二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三

謠行

酬安祕丞謠詩集

酬安祕丞見贈長謠

拍板謠

對酒吟

戰城南

苦熱行

瑞蓮謠

筵上狂謠送侍碁衣襖天使

還楊遂蜀中集

官

書

圖

汪

析

咏木哥

秋鷺哥

江豚哥

館

酬安祕丞哥詩集

書

我聞天有二十八箇星降生下界為英靈東方曼倩蕭相
國至今留得終天名又聞地有三十六所洞洞中多聚神
仙衆神仙負過遭譴謫來人世為辭客李白王維并杜
甫詩顛酒狂振寰宇今來相去千百年寥落乾坤間無覩
皇天何不生竒人庸兒蠢夫空紛紛夜眠朝走不覺老飯
囊酒甕奚足云陶丘忽見安祕書星精仙骨真有餘月中
曾折最高桂趁出玉兔驚蟾除示我哥詩百餘首筆鋒閃

閃摩星斗乍似碧落長拖萬丈虹飲竭四海波瀾空又似

閃摩星斗乍似碧落長拖萬丈虹飲竭四海波瀾空又似
赤晴乾撒一陣電打折瓊林枝倒卓夜來夢見李長吉叩
頭再拜湏來乞自言失却照海珠至今黑坐驪龍窟方知
安侯不是星辰類即是神仙輩不然又爭得標格峻邁文
辭顛狂有時醉起一長噫韻叶八極風清鬼神駭他年却入
蓬萊宮休使麻姑更爬背

酬安秘丞見贈長詩

我間進士登科換凡骨信知不是風塵物貢籍有來數百
年直疑空却神仙窟其間最貴龍虎榜乘時得路為卿相
一從巢寇犯闕來梁氏禮闈還草創莊宗明宗雖膺命晉
朝漢朝俱不永其中縱得神仙材太平不見哀之哉止玄

應空天地閑安仙又謫來人寰二十把筆疏辭源黃河傾
落崑崙山有周道衰猶歎鳳天公留得歸

皇宋天水夕卽掌貢時禹門萬仞連雲聳不是真龍不能
過嗔波怒浪澆雷火是歲北極七箇星一時下降為門生
安仙堂堂冠其首六星煌煌願隨後騶虞賦就鏗金石丹
水詩成摘錦繡玉皇殿前受恩渥一時命入芙蓉幕獨得
歸州近巫峽十二晴峯長在睫郡齋狂醉復狂吟書畫巴
東一川葉適來遊宦五六年吳山越水供新編還同白傳
蘇杭曰哥詩落筆人爭傳去年始上芸香閣出典陶丘滯
鋒鐔阮籍營中浮蟻馨亞夫門外垂楊弱驥足雖知暫縻
絆樽前未始長嗟歎只應會得老聃言大器本來成較晚

吾君正是興文教不日徵歸掌綸誥醉換雄扇掃宮辭怒

吾君正是興文教不日徵歸掌綸誥醉揆雉扇掃宮辭怒
上螭頭呈諫草筆下追還三代風祛盡澆漓成古道丈夫
方見兼濟才莫學西山採薇老我今自是蓬蒿身如何一
見如故人長訝謂我相剪飾便擬平地升青雲文章難得
逢知己知己相逢貴終始伊我行止方悽悽老親稚子相
顧啼出門動足歧路迷得君引上登天梯

拍板謔

麻姑親採扶桑木鏤脆排焦其數六雙成捧立王母前曾
按瑤池白雲曲幾時流落來人間梨園部中齊管絃管絃
才動我能應知音審樂功何全吳宮女兒手如筍執向玳
筵為樂準數聲慢仙人屐齒下雲棧老孤臘月渡黃河緩

步輕輕踏水片數聲急空江電打漁翁笠鮫人泣對水晶
盤滿把珠璣連瀉入劃然一聲送曲徹由基射透九重札
金壘冷落間無聞隴頭凍把泉聲絕律呂與我數自齊絲
竹望我為宗師總驅節奏在術內歌舞之人無我欺所以
唐相牛僧孺為文命之為樂句

對酒吟



勸君莫把青銅照一瞬浮生何足道麻姑又採東海桑閨
苑宮中養蠶老任是唐虞與姬孔蕭蕭寒草埋孤塚我恐
自古賢愚骨疊過北邙高突兀少年對酒且為娛幾日樽
前垂白髮安得滄溟盡為酒滔滔傾入愁人口從他一醉
千百年六轡蒼龍任奔走男兒得志升青雲須教利澤施

于民窮來高枕卧白屋蕙帶藜羹還自足功名富貴不由
人休學唐衢放聲哭

戰城南

邊城草樹春無花秦骸漢骨埋黃沙陣雲凝着不肯散胡
雛夜夜空吹笳我聞秦築萬里城疊屍疊土愁雲平又聞
漢發五道兵初連澤北誇橫行破除璽綬因胡亥始知禍
起蕭牆內耗蠹中原過太平黃金買酒諸侯叛直饒侵到
木葉山爭似垂衣施廟筭大漠由來生醜虜見日投拜尊
中土自古控御全在仁何必窮兵兼黷武戰城南年來春
草何纖纖窮荒近日思信霑寒巖凍岫青如藍方知中國
有聖人塞垣自爾除妖氛河湟父老何忻忻受降城外重

耕耘

苦熱行

六龍銜火燒寰宇魏王冰井如湯煮松枝桂葉凝若癡喘
殺谿頭嘯風虎北溟鎔却萬丈冰千斤凍鼠忙如蒸我聞
胡土長飛雪此時日曠地皮裂仙芝瑤草不敢茁湘川竹
焦琅玕折西郊雲好雨不垂堆青疊碧徒爾為

瑞蓮謔并序

宴設都頭宋承武其先嘗為黃州刺史有別墅在關城東
南池生瑞蓮承武來告因與從事曾校書汎小舟以驗之
退而作謔以紀其事

江城五月江雨晴荷花到處紅交橫宋家池上瑞蓮生嬾

嬾出叢抽一莖莖端蕊苞開兩朵忽似娥皇將女英九疑

江城五月江雨晴荷花到處紅交橫宋家池上瑞蓮生嫩

嫩出叢抽一莖莖端菡萏開兩朵忽似娥皇將女英九疑
望斷蒼梧暮低頭並照湘波清花落蓮成碧於邗琴瑟塵
輕熨人眼蕭郎弄玉合卺時一齊覆下瑠璃盞草木效靈
載圖史守臣盡可聞天子

吾君有詔抑祥瑞異獸珍禽不為貴瑞蓮無路達冕旒也
隨衆卉老池頭吏民歸美賀郡守敢貪天功為已有古來
善政數杜詩桑無附枝麥兩岐瑞蓮信美產茲土起予謾
作閑謔辭年年更願再熟稻倉箱免使吾民饑

筵上狂謔送侍綦衣襖天使

昔事

先皇叨近侍北門西掖清華地

太宗多材復多藝萬機餘暇翻棊勢對面千里為第一獨
飛天蛾為第二第三海底取明珠三陣堂堂皆御製中伸
宣來示近臣天機秘密通鬼神乃知棊法同軍法既誠貪
心又嫌怯唯宜靜勝守封疆不樂窮兵用戈甲

先皇三勢有深旨豈獨一秤而已矣當時受賜感君恩藏
於篋笥傳子孫至道年中出滁上失脚青雲空帳望移典
維揚日望還軒轅鼎成飛上天龍髯忽斷攀不得舊朝衣
上淚潺湲

吾皇曲念

先朝物微歸再掌西垣筆悲涼忽見紅藥開哭臨空隨梓
宮出去年領郡得齊安山州僻陋在江干黃民誰識舊學

士白頭猶作老郎官昨日江邊天使到隨例霑恩著衣襖

宮出去年領郡得齊安山州僻陋在江干黃民誰識舊儒學

士白頭猶作老郎官昨日江邊天使到隨例霑恩着衣襖
皇華本是江南客久侍

先皇對棊奕筵中偶說當年事三勢分明皆記得我從失
職別上臺御書深鑱不將來遙想棊圖在私室天香散盡
空塵埃今日因君聊話及翻作停杯向隅泣人生不易逢
聖朝君恩未報雙鬢凋金鑾殿花春灼灼永熙陵樹夜蕭
蕭空歎拖腸在泥土不如蚺鼎升煙霄多病相如由未死
追思往事欲魂銷星使今辰迴馬首強對離筵滿傾酒悲
歌一曲從事書唱與朝中舊知友

還楊遂蜀中集

上玄茫昧胡為乎施設吾道生吾徒否多忝少是天意生

有述作死不虛聖人憂患方演易賢者窮愁始著書盡令
富貴陷逸樂蠢蠢戢戢如鷄豬泯然無物作時瑞誰識鳳
皇與騶虞經史子集燦今古粉繪帝道張皇謨一言可未
即不朽名姓長與日月俱乃知天心厚我輩窮辱不足形
悲吁夫君擢秀在江左國小而逼何區區科名始得值兵
火金陵坐見成丘墟歸朝纔得一贊善黜降重為縣大夫
彰明僻遠在蜀道又遇妖賊攻成都徒行抱印入隴氐乞
食夷落何崎嶇歸來朝責作主簿朱衣暗澹鬢毛踈昨朝
投我蜀中作錚然一集如瓊琚杜甫奔竄吟不輟庾信悲
哀情有餘我逢

聖代自多難謾誇三入承明廬近令編綴小畜集謫官詩

什何紛如才名官職不兩立真宰折刻分毫錄即官踈遠

聖代自多難謾誇三入承明廬近令編綴小畜集謫官詩
什何紛如才名官職不兩立真宰折刻分毫銖即官踈遠
既未貴縣吏禮數不足拘相逢且說文章樂為君酌酒焚
枯魚

啄木謠

淮南啄木大如鷓頂似仙鶴堆丹砂背長數寸勁如鐵丁
丁亂鑿乾枯查黃柑紅桃多有蠹受命鳳皇須破柱何當
更與繡衣裳羽族橫飛作持斧

秋鷺謠

淮南八月尚有鷺關關無異來時聲東風擡舉如筆舌何
事經秋猶未絕飢鷺病鶴亦能鳴鳳鳥不聽何處說

江豚謠

江豚江豚爾何物吐浪噴波身突兀依憑風水恣豚豪吞
嚼魚鰈頗肥膾肉腥骨硬難登俎雖有網羅嫌不取江雲
漠漠江雨來天意為霖不忤汝

書圖注浙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三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四

雜文

唐河店姬傳

滁州五伯馬進傳

有巢氏碑

記孝

記蜂

記馬

錄海人書

後序

并誥

浙江圖書館

譯對

書

畫紀

館

唐河店媼傳

唐河店南距常山郡七里因河為名平時虜至店飲食遊
息不以為恠兵興已來始防得之然亦未甚懼端拱中有
媼獨止店上會一虜至繫馬于門持弓矢坐定呵媼汲水
媼持綆缶趨井懸而復止因胡語呼虜為王且告虜曰綆
短不能及也媼老力憊王可自取之虜因系綆于杓俯而
汲焉媼自後推虜墮井跨馬詣郡馬之介甲具馬鞍之後
復懸一羸首常山民吏觀而壯之噫國之備塞多用邊兵

蓋有以也以其習戰鬪而不畏懦矣一媼尚爾其人可知

蓋有以也以其習戰鬪而不畏懦矣一姬尚爾其人可知也近世邊郡騎兵之勇者在上谷曰靜塞在雄州曰駝捷在常山曰廳子是皆習干戈戰鬪而不畏懦者也聞虜之至或父母轡馬妻子取弓矢至有不俟甲冑而進者頃年胡馬南下不過上谷者久之以靜塞騎兵之勇也會邊將取靜塞馬分隸帳下以自衛故上谷不守今駝捷廳子之號尚存而兵不甚衆雖加召募邊人不應何也蓋選歸上都離失鄉土故也又月給微薄或不能充所賜介冑鞍馬皆脆弱羸瘠不足禦胡其堅利壯健者悉為上軍所取及其赴敵則此輩身先宜其不樂為也誠能定其軍使有鄉土之戀厚其給使得衣食之足復賜以堅甲健馬則何敵

不破如是得邊兵一萬可敵客軍五萬矣謀人之國者不
于此而留心吾未見其忠也故因一嫗之勇總錄邊事貽
于有位者云

滁州五伯馬進傳

進隸滁州軍籍又為五伯三世矣進之子生而無左臂若
髡截然句人以為世主杖笞多納財利而高下其心輕重
其手天譴之爾嗚呼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則鞭朴者帝王
之典也可不慎乎今之杖刑非古也古者示恥而已故有
蒲鞭而誠者有束杖而治者雖然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非
刑不足以驅人之善也既不得已而用之其可以喜怒財
貨易其心乎彼五伯賤隸也刑不自口出但以重輕不平

而天譴若是况執天下之刑者邪吾見世祿之家子孫替

而天譴若是况執天下之刑者邪吾見世祿之家子孫替墜殘廢疾廢者有之為人僕妾者有之飢寒道路者有之豈止用刑之濫也其諂主忌賢利民固寵斯天譴之大者矣作馬進傳以自誠云

有巢氏碑

我承天命作民之帝生而不號死而無謚居民以巢因得為氏我先伏羲卦象未畫大壯之說我民不知憑高就樹作巢之基橫芻蔽空啓扉向風踈不為拙密不為工晨翔暮棲與禽鳥同弗咎弗網壽其考終比讀如比比屋之比巢熙熙若居天宮無何後主上棟下宇萌以堂奧漸其庭戶鳩繩聚墨迴廊合廡痛乎我巢悄焉無覩猶賴伊耆儉于一時椽

不用斷堦無翦茨舜禹善嗣宮室孔卑不壯不麗民其歌
之至于周公攝政于姬明堂辟雍有威有儀亦克用乂人
罔知疲降及後世風俗澆漓窮奢極侈蔓延而滋瑤臺瓊
室夏商禍基章華壯楚忽焉空土姑蘇麗吳閭然荒墟阿
房侈秦以荆以秦未央奢劉為壠為丘秦漢之下土木孔
修霜斧雪斤千雕萬鏤金凝碧融簷架甍鈎窓綺暈透壁
椒氣浮民力欲死工程不休惟競壯觀熟知衆叛刑以三
夷賦收太半門門出租室室思亂一家百楹束手而散追
思巢居如捫天漢於戲太古之君居民以巢非君之巢惟
民之巢故民不勞後世之主宅民以宇非民之宇惟君之
宇故民罹苦何當仁君常念巢居上節宮觀下豐室廬縱

記孝

不及于有巢亦庶幾堯乎舜乎大禹乎周公乎
占城大食之民歲航海而來賈于中國者多矣有父子同
載至福州而喪其父者其子擗踊殞咽水漿不入于口者
三日過是始汲泉于江瀆糠粃而食之廬于墓側三年徒
跣既終喪行有日矣又遠墳號慕幾平絕者數四然後登
舟而去嗚呼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制自天子至于庶人一
也是以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又夫子曰何必高宗古之王
者皆然也漢代以來始有以日易月之禮至于人臣亦用
今革之說皆非古也古者大臣有喪三年不呼其門故閔
子腰經從公春秋謂君使之非也素冠之詩疾之已甚近

代以來喪禮尤廢而蠻貊之人獨能盡禮豈教之也哉所謂中國無禮樂則求之四夷非虛語也進士池文質閩人也目覩其事為子說云

記蜂

商於兔和寺多蜂寺僧為子言之事甚具予因問蜂之有王其狀何若曰其色青蒼差大于常蜂耳問胡以服其衆曰王無毒不識其它問王之所處曰窠之始營必造一臺其大如粟俗謂之王臺王居其上且生子于中或三或五不常其數王之子盡復為王矣歲分其族而去山眩患蜂之分也以棘刺關于王臺則王之子盡死而蜂不折矣又曰蜂之分也或團如罌或鋪如扇擁其王而去王之所在

蜂不敗螫失其王則潰亂不可嚮適凡取其蟻不可多多

日蜂之分也或圍如罍或鋪如扇擁其王而去王之所在
蜂不敗螫失其王則潰亂不可嚮適凡取其蜜不可多多
則蜂飢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則蜂墮而不作予愛其王之
無毒似以德而王者又愛其王之子盡復為王似一姓一
君上下有定分者也又愛其王之所在蜂不敢螫似法令
之明也又愛其取之得中似什一而稅也至于刺王之臺
使絕其息不仁之甚矣故總而記云

記馬

今諫議大夫東莞臧公丙予之執友也其先人事故魏王
符公彥卿諫議亦頗熟王之家事為予言王之在鄴也多
畜名馬其牝亦有良者為之息種歲擇健馬以配之徃徃
得駮骨居一歲有牝產子與他駒特異者既壯圉人將以

合其母當孳尾之月出而示之見其所生卒無欣合之態

將強之則蹄齧不可嚮邇圉人復曰以是駒配是母幸而

騮狸誤以牝馬為騮牝馬為騮其駭心位不幸而騮又獲其種明年將

胥靡之言齊刑也狸言改馬也不可失也乃以教牝馬誘之乘駿作之

勢以中羣其目間而進其母既已句徹巾然後曉其所生

因垂耳俛首若不欲活者旁顧適有永巷但取其巷之長也非謂宮中之

名修直百餘步巷際有閑閤閑巷門也春秋傳曰輦而入于閑局鑄甚固

蓋常所不啓者遂哀鳴疾馳以首觸其鋪平如是者教路

而死嗚呼禮稱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夫馬本獸也古聖

人調伏而御之故曰伏牛乘馬是也是馬也獸其身而人

其心乎圉人誘陷知恥而死于小人之心也遠矣圉人之

心望于禽獸者又遠矣予嘗恨不自覩其事具樊帷以葬

其心乎國人誘陷知恥而死于小人之心也遠矣國人之
心望于禽獸者又遠矣予嘗恨不目覩其事具弊惟以葬
之又懼其事久泯而不傳且欲警聲色狗馬之家與世之
內亂者故記

錄海人書

秦末有海島夷人上書詣闕者曰月日東海島夷人臣某
謹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闕下臣世居海上盜魚鹽之利以
自給今秋乘潮放舟下岸漸遠無何疾飈忽作怒浪四起
飄然不自知其何往也經信宿風恬浪平天色晴霽倚橈
而望似閩洲島間有語笑聲乃疊棹而趨之至則有居人
百餘家垣籬廬舍具體而微亦小有耕懇處有曝背而偃
者有濯足而坐者有男子網釣魚鰲者有婦人采擷藥草

者熙熙然殆非人世之所能及也臣因問之有前揖而對
臣者則曰吾族本中國之人也天子使徐福求仙載而至
此童男卅女即吾輩也夫徐福妖誕之人也知神仙之不
可求也蓬萊之不可尋也至是而作終焉之計舟中之糧
吾族播之歲亦得其利水中之物吾族捕其日亦充其腹
又取洲中葩卉以芼之由是吾族延命而未死焉死則葬
于此水矣生則育于此洲矣懷土之情亦已斷矣且不聞
五嶺之戍長城之役阿房之勞也雖太半之賦三夷之刑
其若我何且出食以餉臣明日臣登舟而迴復謂臣曰子
能以吾族之事聞于天子乎使薄天下之賦休天下之兵
息天下之役則萬民怡怡如吾族之所居也又何仙之求

息天下之役則萬民怡怡如吾族之所居也又何仙之求

何壽之禱邪臣因漂遐方傳此異說非敢隱匿謹錄以聞

惟陛下負天付命不與謙以本宗廟之靈
陛下詳覽焉

後序

館

此書獻時蓋秦已亂而不得上達故史記闕焉余因收而
錄之以示于後

并誥

圖

惟四年王歸自剋并敷告并民作并誥王若曰惟天燾萬
物罔厥私惟君克肖上帝完兆民罔厥暴天大惟其辰
星罔不拱人大惟其君邦罔不順不拱之謂亂天作沘不
順之謂逆君行罰古先哲王奉承天休時惟有唐討厥丹

浦時惟有虞征厥三苗在復世王克嗣二帝以征以討以
正厥位惟台涼德荷天之寶命在厥躬祇慄危厲若濟巨
海而弗庸舟惟其溺

我先王帝土建國十有八祀克用于賢克修于兵乃儉乃
勤乃慈乃仁德于天天降祐

我有宋俾萬方奔我命惟巴蜀交廣湘潭吳越人罔敢弗
率非天私于

有宋惟天輔

我先帝之明德

我先帝負天休命若將不逮薦以太牢報功于天祀于園

丘嚴配

我祖庶邦家君罔不助祭時惟有并悖我命不拱厥職

我祖庶邦家君罔不助祭時惟有并悖我命不拱厥職
我先帝奉天行誅問并之罪大勲未集用棄厥世天之曆
數在予一人予一人奉承

先帝之令德以荷天永命乃繕予甲冑治予車徒用輯
我先帝之遺烈在并王元姦猾弗悛罪惡日稔毒流于下
民罔攸蘇國艱厥食督民先稅租至于牛馬羊豕犬鷄莫
得蕃息民咨胥怨訴于皇天天鑒并民俾予弔予曷敢拂
天以速台罪伏順取逆并人率服惟并王元台亦宥厥辜
俾即生獻俘太廟先我祖禰群后咸覲以稱台德嗚呼并
王元交道于天戾道于民非予劓汝汝實自喪于厥身凡
厥并民悉聽朕言闕乃田廬修乃耒耜復乃業無流蕩離

析無若并元時予其子育汝汝率我化從我教我其賞復
我政違我道我其刑惟刑賞在台手勉從訓言罔或怠

宋既尅并思偃武作休兵且將東巡狩于岱宗作告成

告成二
篇皆亡

譯對

人有善道遠方之言可以合夷會戎交蠻接狄與中國之
人市易而能不亂者其名曰譯或從而學之對曰吾譯之
小者也又何學焉夫譯易也大則能譯其心小則易其語
而已矣古者巢居穴處茹毛飲血無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之制無道德仁義禮樂刑政之法蠢然而生朴然而斃當
是時天下之人皆戎狄爾是以伏羲神農黃帝氏始善譯

者也以皇道譯天下之人心故飲食衣服器械耒耜牛馬

是時天下之人皆戎狄爾是以伏羲神農黃帝氏始善譯者也以皇道譯天下之人心故飲食衣服器械耒耜牛馬之用作焉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又善譯者也以帝道譯天下之人心故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制行焉夏商周又善譯者也以王道譯天下之人心故道德仁義禮樂刑政之法興焉三代之下譯天下者或非其人故諸侯之善譯者以霸道譯之齊桓晉文譯霸之傑也秦不善譯者也天下之人幾復為戎狄矣漢復譯之猶雜霸焉自漢而下譯道多亂吾不復述也已噫古之譯天下者非已能之必有師焉力牧廣成皇之譯師也伊尹呂望王之譯師也管夷吾舅犯霸之譯師也蕭曹子房漢之譯師也總而言之周公孔子譯之最大者也天下之人師之矣子之學譯勿學譯

之小者不過合華夷之語取商賤之利爾當學周孔之道
可以為帝王師所謂譯之大者歟學者謝而退

書蝗

仲尼修春秋設九例物為災則書之不為災則闕之蓋物
之災祥繫君之善惡特取其為災者以垂戒爾苟不為災
者亦書之則慮後之為君者謂災不由德而由于教也斯
聖人之微旨存焉故傳曰有蜚不為災亦不書噫去聖漸
遠詭誕爭起陰陽家流得以蔓其說使君天下者視天災
時變不務德以禳之但委其教而已吁可悲也然則君有
修德禦災轉禍為福者苟滅而不書曷以儆後代是以堯
水湯旱非不災也能以德禦之爾

水湯旱非不災也能以德禦之爾

皇宗嗣統之七載夏四月有飛蝗

上念災盛稼穡之重則貶常膳避正寢徹宮懸青災恤刑以赦天下曾未旬浹蝗死于野或曰

皇上以勤儉之德馴致太平無為之風將有待也天其或者慮怠于理故用蝗以為戒果能修德以禦之則

我后之德唐堯之德也宋景之退熒惑太宗之去虫蝗得為比邪儒臣不佞敢作書蝗一篇附于國史之末非獨彰我朝之善亦欲垂後世之戒也

畫紀

古者自天子至士皆有家廟祭祀其先以木為神主示至敬也唐季以來為人臣者此禮盡廢雖將相諸侯多祭于

寢必圖其神影以事之淳化甲午歲某小子實罹大罰洛陽處士楊丹寫我顯考中允府君神米畫妙禮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之不見則或形于夢夫夢者有時而神交不可常得矧其恍惚宜昧不能審諦乎未若約形取貌宛然如生歲時朔望拜起瞻仰以慰罔極之心祇肅視之第不語爾嗚呼是丹有大造于吾家也復念吾家苦貧而無厚幣以飽丹欲丹亦好事者也從吾乞言吾以秉筆不文請俟服闋今大祥已竟可以鼓琴贈之斯文命曰畫紀

王黃堂小畜集卷第十四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五

論

霍光論

用刑論

既往不咎論

死喪連貧朽論

朋黨論

霍王元軌傳論

李君羨傳論

鄭善果非正人論

先君後臣論

浙江圖書館

楊震論

霍光論

議昔多以光受遺命輔少帝比之周公又以廢昌邑王立
 宣帝比之伊尹比功德相萬不待論辨而明矣又謂光之
 族也光
 非顯禹
 威人臣莫與為比妻顯驕恣欲貴其女而醜許后事垂發
 矣妻以告光光不能于此時明大義滅親之道收顯下獄
 免冠請罪因上印綬還政事則所誅者唯顯一身而已嗚
 呼學不深心不明眷戀私恩猶豫不決奏免太醫以藏大
 逆身死之後卒緣此而致禍非光自族其家而誰為之邪

王黃州小畜集
 三卷抄

三卷抄
 震主之
 族其家

石碯一陪臣也殺其子而春秋義之吳起一將軍也劔其

楊震論

霍光論

議昔多以光受遺命輔少帝比之周公又以廢昌邑王立
宣帝比之伊尹此功德相萬不待論辨而明矣又謂光之
族也光已死罪在妻子不在于光愚獨以為光自族其家
非顯禹之罪也何者當宣帝時光以定策之功負震主之
威人臣莫與為比妻顯驕恣欲貴其女而醜許后事垂發
矣妻以告光光不能于此時明大義滅親之道收顯下獄
免冠請罪因上印綬還政事則所誅者唯顯一身而已嗚
呼學不深心不明眷戀私恩猶豫不決奏免太醫以藏大
逆身死之後卒緣此而致禍非光自族其家而誰為之邪

逆身死之後卒緣此而致禍非光自族其家而誰為之邪

石碯一陪臣也殺其子而春秋義之吳起一將軍也劔其妻而史記壯之况居伊周之位者乎故曰能正其心然後能修其身脩其身然後能齊其家齊其家然後能治其國光之心于斯見矣衛太子之死也天下寃之故大福歸于皇孫則宣帝之起天也當邴吉門獄門拒使者武帝曰天使之然也然則光貪天之功以為已有與夫日殫之割愛邴吉之讓位德不侔矣且貪天之功者鮮不及也愚故曰光自族其家非顯禹之罪也

用刑論

予自幼服儒教味經術嘗不喜法家流少恩而深刻洎擢第八官決斷民訟又會詔下為吏者皆明法令考績之日

用是為殿最乃留意焉後以制誥舍人領廷尉朝夕閱視亦少詳矣然見其用刑與古相戾何者今法吏所禁之切者曰故出入人罪而已法皆以全罪論予讀家語始誅篇見仲尼為魯司寇戮亂法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前及數其罪則曰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以今之法治之正卯之罪無正科其在不應得而為子罪當笞爾苟以聖人之法誅之是故入人之罪者也又有子訟父者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夫子赦之及季孫不悅乃歎之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其不辜以今法論之子訟父者死苟以聖人之法赦之是故

不彛以今法論之子訟父者死苟以聖人之法赦之是故

出人之罪者也嗚呼古今之不同也如是遂使聖人之言
為文爾欲望刑措其可得乎

既往不咎論

仲尼之教應機而設語于一時流于千載千載之下君子
學之乃可以為事業小人學之亦可以資姦佞明聖得之
謂之稽古庸主得之因而飾非胡以言之所謂成事不說
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是也原其斯言之始則魯君問社于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因曰使民戰
慄天子疾其無稽故云欲其深慎之也後之人由儒術位
于朝覩國家昏亂政教缺失不能扶救者率曰事已成矣
吾不說矣事已遂矣吾不諫矣且既往不咎聖人之旨也

萬一有匪躬之士奮命而言者庸主又引以為拒亦如上之云云以至上安其危下稔其禍事卒不言言卒不聽覆亡而後已也嗚呼世之鄙夫駕大車實重物人又息其土疾馳乎九折之坂旁觀者知其必覆也而不之告反輪摧轅折人墜而傷物傾而壞然後曰向若下其人損其物輕而進之無是苦也聞之者怒而答之可也謂其無益于事矣苟治其車升其人復其物又輦而馳復遇乎險如向之所謂九折者人有疾呼曰不下其人損其物車必如前之覆也聞之者謝而從之可也若又怒且答曰子焉得言吾既往之事邪雖庸人不至是而為君臣有國家者返若是歟且聖人立教于君臣之道最大其為誠誥固亦多矣不

歟且聖人立教于君臣之道最大其為誠詰固亦多矣不

可畢數將引其尤著者以明之夫訓于君者不曰能自得
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又不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
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為勇者胡不奉而行之獨
曰既往不咎哉訓于臣者不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又不
曰有犯無隱見危致命為臣者胡不踐而行之獨曰既往
不咎哉是知聖人能立言不能使人從其言施之明君則
為政之師也施之庸主則飾非之資也用之君子則嘉言
之本也用之小人則巧言之助也教之存亡在人而已予
見漢成帝師張禹拜于床下問以災異而對以罕言命不
語恠力是非盜聖人之語為巧言之助邪王莽竊大位據
威斗南陽之師入笑猶曰天生德於子漢兵其如予何是

非盜聖人之語為飾非之賢耶班固謂莽誦六經以文姦
言權德輿謂亡西漢者張禹斯得之矣永惟成事不說遂
事不諫既往不咎夫子誠宰我一時之言也為君者為臣
者深志之

死喪速貧朽論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者曾子子游皆由聞諸夫子有若曰
是非夫子之言也三子有援引而禮經兩存之予為論
之所謂死欲速朽者夫子見宋桓魋自為石椁三年不成
故曰若是之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而有子以為仲尼
制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夫桓魋
儲侈為石棺以勞人夫子疾之甚也故云死不如速朽之

愈也非謂死者皆欲其速朽爾故下文子游問喪具曰稱

儲侈為石棺以勞人夫子疾之甚也故云死不如速朽之
愈也非謂死者皆欲其速朽爾故下文子游問喪具曰稱
家之有亡又問曰有亡惡乎齊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
足形還葬此可以明聖人之旨也及制中都四寸之棺五
寸之槨欲有者毋過乎斯矣亡者不及此而不之非也且
下載國高之言曰生有益于人死不害于人又曰葬者藏
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于槨
槨周于棺土周于槨是也今桓魋為石槨三年不成可謂
害于人矣故夫子云云易曰上古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
代聖人易之棺槨夫子聖人也故中都有是者欲民之不
踰也奚速朽之足論哉所謂喪欲速貧者夫子見南宮敬
叔反必載寶而朝乃曰若是之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

而有子以天子失魯司寇將之荆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
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且仲孫閱即敬之喪位盖由乎
貪矣及其反也又載寶以朝天子譏之故曰若是之貨也
喪不如速貧之愈也且欲誠在位之貪者非謂喪者皆欲
速貧爾及失魯司寇而將之荆盖速于行道也非汲汲于
祿仕者也是以中年畔費畔召子皆欲往且曰如有用我
者吾其為東周乎夫中年費附庸也尚欲往焉况楚之大
國乎苟能用夫子之道可以王矣苟至于王則民受其賜
矣非謂貪乎祿者也矣速貧之足論哉三子親受聖人之
教而各執聞見禮成于二戴又雜以漢之諸儒亦其存焉
盖禮非褒貶之書也故予論而無譏

朋黨論

愚讀唐史見元和長慶之後至太和開成間贊皇竒章李
涼公輩互為朋黨文宗嘗謂近臣曰破河北賊甚易此
朋黨甚難言之不思一至于此夫朋黨之來遠矣自堯舜
時有之八元八凱君子之黨也四凶族小人之黨也惟
堯以德克化臻使不害政故兩存之惟舜以彰善明惡慮
其亂教故兩辯之由茲而下君子常不勝于小人是以理
少而亂多也夫君子直小人諛諛則順盲直則逆耳人君
惡逆而好順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書曰有言逆于汝
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君天下者能踐
斯言而行之則朋黨辯矣又何難於破賊哉且竒章全德

而不免竄遂贊皇忌刻逢吉傾巧而終至大位又誰咎哉
又誰咎哉

霍王元軌傳論

館

高祖二十一子建成元吉為管蔡之行固不足徵也考其
行事霍稱為首然而史官謂韓王元嘉當代諸王莫能及
者惟元軌抑其次焉予較其本末知霍王出元嘉之右故
為論云魏徵唐之名臣也稱王之賢能文皇唐之英主也
服王之武藝且其居喪毀瘠有終身之戚奉先之孝也結
劉玄平為布衣之交接士以禮也突厥來寇則開門偃旗
致胡兵宵遁智也李嘉運之叛諸其首而不罪其眾仁也
王文藻二子死父之難縣司抑而不申則遣使特行吊祭

上章乞加旌表義也開閣讀書責成于長馬善任使也國

王文藻二子死父之難縣司抑而不申則遣使特行吊祭

上章乞加旌表義也閤閣讀書責成于長馬善任使也國
令徵封請收鄧易之利則讓而不納識廉隅也噫向使登
元良之位守宗廟之器則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未足多也
惜哉天后之朝皇枝剪滅王雖罹竄黜卒以令終天之福
善詎無驗乎元嘉狂悖起兵機事不密貽汚宮之禍取笑
後代望於元軌不亦遠乎

李君羨傳論

貞觀中太白頻晝見太史曰女主昌又謠言當有女主武
王者太宗深惡之時君羨已封武連謂公又為左武衛將
軍在玄武門上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其小字君羨自
稱五娘太宗以其封邑皆有武字又名合女主之讖愕然

忌之卒以謀反不招誅焉噫太宗以聖文神武駕馭英雄
心腹推于人故人不疑矣賞罰當于人故人不怨矣至于
進切臣而誣宗室亦一代之真王爾且其侯君集之反也
太宗自按之洎盡得其狀復謂群臣曰往者國家未安君
集實展其力不忍致之于法吾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
乎豈太宗厚君集而薄君羨邪蓋天文變于上人謠騰于
下雖聖人不能不疑懼矣懼而修德可也疑而行誅則有
陷于非罪者必矣然君羨匹夫之命不足道也洎武氏出
則太宗之德得無累乎故書曰疑謀勿成者為是也吾讀
唐史至是歎君羨之罹罪無狀而見言惜文皇之用刑有
時而不因論以志之亦以為君臣之戒哉

時而不...因論以志之亦以為君臣之戒故
山下國論鄭善果非正人論
史臣謂鄭善果幼事賢母長為正人予以善果行事驗之
見史筆之失故為論云夫正人者臨難無苟免危邦不入
而已且善果之父隋朝大臣身死王事是以幼襲先人之
爵驟登方伯之位所宜見危致命奮不顧身光肯木之孝
心礪盡忠之臣節揚沒後之裕立當世之功斯乃善果之
職然爾及隋祚陵夷江都弒逆受字文化及之命苟民部
尚書之封辜負邦家污辱祖考此豈見危致命之謂邪及
聊城之圍堅壁自守為亂常之賊立却敵之功以至流矢
及身體髮膚不保獻俘受執面目何為此豈危邦不入之
謂邪雖復數布郡條悉稱良吏蓋崔氏之力也善果何功

之有焉子謂賢母之說則軻親孟母不足論也正人之譽
不亦虛乎王琮責之斯為當矣史官褒之無乃失直筆之
謂邪

先君後臣論

館

衛鞅嘗事公叔座平座知其賢而未能用會座病衛君親
視之疾且問國計座曰臣之家宰鞅可與謀國事臣死君
必用之衛君不然其請座曰卒不能用不如殺之無使逃
他國而為衛之患既而復語鞅曰吾薦子于君君不用子
必矣吾請殺子子其逃之吾方先君後臣故也於戲凡為
社稷之臣計安危之事者在任賢去不肖而已且鞅果賢
也可固請用之果不肖也可固請殺之用則為國之寶殺

則去國之靈烏有始請用中請殺而終使逃者得為忠乎

也可固請用之果不肖也可固請殺之用則為國之寶殺
則去國之蠹烏有始請用中請殺而終使逃者得為忠乎
且先君後臣之說非無稽之言乎司馬子長修史記至是
而不言之非豈史筆之有私邪將史才之未至邪予恐後
之為人臣計國事者復履其跡因論以明之

楊震論

袁宏作後漢紀為楊震立論且引紂之三仁以為蘧寧悅
箕子之心叔孫通行微子之趣楊震守比干之志又謂三
者誠有異同亦各盡天人之理也雖是震而褒之不顯請
試論之夫人莫不樂生而惡死非篤于名教者不能殺身
以成仁是以趨生之易即死之難不待誘而然也立言垂
教者當勸其所難沮其所易猶懼人之不從也况混而為

一哉箕子者所謂愛其生而有待者也故能演河圖洛書
之文陳九疇五行之義使天下彛倫似叙人到于今賴之
盖所存者大故不死而有為也蘧審者小國大夫位非見
危致命之地故有道則智無道則愚非箕子之儔也微子
義存宗社抱祭器而歸周使商之祀不絕于宗所慮者遠
非偷生者也叔孫通暴秦之博士爾苟脫虎口豈微子之
倫邪揚震之于比干異代同德就三仁而言之宜褒干以
起教蘧審叔孫通揚震而言之宜顯震以勸人古之為三
公輔萬乘當亡之時負天下之望慕箕微蘧審叔孫之行
者可勝道哉效比干揚震之風者盖亦鮮矣殺身成仁如
是之難也且震之將死顧諸子謂門生曰吾居上司疾樊

豐之狡猾而不能誅惡孽女王聖之傾亂而不能禁知帑

是之難也且震之將死顧諸子謂門生曰吾居上司疾樊

豐之狡猾而不能誅惡孽女王聖之傾亂而不能禁知帑
藏虛竭賞賜不節而不責何面目以見日月遂仰藥而死
斯無媿於比干矣然吾觀楊彪事獻帝為三公浮沉亂世
全身遠害而已及魏文受禪微籛審叔孫之風者乎其子
修北面事魏坐法伏誅祖風替矣嗚呼震殺身奉國以訓
子孫子孫猶不能守况悠悠世人哉而又混三人之名跡
開去就之蹊術欲望教人行勸其可得乎吾故曰褒于顯
震而起教勸人也不其然歟

浙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五

王黃族小蓄其卷樂士正而有待者也故能運河國洛書
之天德也時五行之氣使天下委倫以徵人列于今類之
蓋所存者大故不死而有為焉

館

蒙而疾卷嶙以函正其烈烈

開存險之烈嶙為堅於人其曠其瓦爵也吾姑曰琴云

老羅十器能不孤直其烈烈

烈烈而臺睡坐起於器其風

全聚盡害而心及駿來矣

慎無野笑對吾美然吾雖醉

滋盡醉實觀不晴而亦竟

豐之楚龍為不道精我

浙 汪 圖 書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六

碑記

重修北嶽廟碑奉

勅撰 并序

四皓廟碑

單州成武縣主簿廳記

長洲縣令廳記

崑山縣新修文宣王廟記

待漏院記

李氏園亭記

濟州衆等寺新修大殿碑 并序

濟州龍泉寺修三門記

商州福壽寺天王殿碑

重修北嶽廟碑奉勅撰并序

臣聞元氣胚渾結而為山嶽幽靈胎嚮降而為神祇矧乎地屬陰方位居水德于八卦在坎于四時為冬固陰沍寒萬物之所藏伏早生晚熟五谷之所蕃滋帝堯開唐侯之封大禹殿冀州之域厥有巨鎮茲為常山却鴈塞以標雄壓龍荒而挺秀天官畫野勢當昴畢之星易象流形名繫雷風之兆下乾坤軸高摩斗魁土俗粹靈登神仙者七十戶歲時祈禱置侍祝者九十人藏簡子之寶符產昌容之蓬繫足凍長城之窟影建天漢之墟積厚窮陰出靈見恠雪霜風雨潛施及物之功泰華嵩衡共揭叅天之勢稟是

雲霜風雨潛施及物之功泰華嵩衡共揭參天之勢而示是

陰隲孰無主張洪惟嶽神受命上帝燕南趙北我實王之
福善禍淫人皆仰士名載乎祀典德加乎生民視秩于公
遵周制也列爵為王肇唐室也既奉時祀亦禳天災凡水
旱癘役之妖舉玉帛牲牷之事必有昭報誕符至誠歷代
奉之其來尚矣

我法天崇道皇帝之撫運也天祚明德民懷有仁括禹畫
於無垠化堯封於比屋雕題澹耳駢羅入正會之圖傑侏
兜離沸渭雜宮懸之典文德麗星辰之象武功彰雷電之
威宋明帝之讀書則七行俱下周武王之振旅則一戎大
定然猶焦勞克已宵旰臨民每戰戰兢兢念元元本本師
虞舜之無怠法文王之猶勤至若掖廷椒房儉約中度離

宮別館行幸殊稀隆冬御裘則念高年之無褐於是乎有
繒帛之賜當暑操扇則軫下嶽之罹辜於是乎有縲紲之
恩非蒐獮狩之時無馳騁政獵之事非朝會燕饗之日無
金石絲竹之音歲出御題親考貢籍拔造士之秀也日生
便殿躬覽廢政達窮民之情也向者星文告差御端門而
引咎故一夕而孛彗沉宋景之退熒惑也大旱作沴貶常
膳而責躬故崇朝而霖雨降湯王之禱桑林也哲后之罪
已也既如彼上玄之祐善也又如此易所謂聖人久於其
道而天下化成語所謂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其是之謂
乎不然何夤畏天命艱難王業若斯之甚邪于是庶政交
修百神蠲潔嚴祭祀而為人祈福行教令而先天弗違非

飲食而厚牲牢天神地祇享至誠之薦卑宮室而崇廟貌
名山大川啓必葺之祠豈比天裡于六宗未於禮神之義
祀于五時但萌徼福之心墜典無文我能異舉矧茲陰嶽
固有徽章華袞珠旒受王者之冊禮太牢鉅鬯命守臣而
行事下邇玄冥之宅旁鄰黑帝之居因道武之基局舊推
宏壯韞慕容之珪壁素彰神異祠祀之盛莫之與京然而
運有污隆時有興廢雖無方之休矣往不通而有象之軀
未逃其數先是匈奴之犯塞也來詣祠字卜其吉凶不從
猾夏之心遂縱燎原之火殊不知天惟輔德神實依人之
祀虐民自作敗亡之計彼曲我直坐觀盪覆之期
聖上猶示含容更期柔服戡天威而自守盡民力之是寬

單于之火照甘泉豈傷文帝頡利之兵陳渭水未累太宗
亟命有司惟新大壯烏臺御史持節而庇徒黃門貴人鳩
工而藏事榘柵杞梓以雲集繩墨斧斤而子來五材寔繁
百堵皆作乃復堂殿于以儼像設之粹容乃興廊廡于以
列徒御之繪事門闕有翼階陛斯隆繡栴雲楯玄曜煙霞
之色璇題藻井交含日月之光旌旗衣服昭其文篋篋豆
籩陳其數能事畢矣神功煥然不愆揆日之期再聳凌雲
之勢于是戒尸祝命使臣我將落之神用至止厚享惟馨
之奠永安不測之靈三獻具而禮成八音和而神降谿雲
拂檻如絳節以翻空山溜垂簷誤鳴珂之振響介爾繁祉
庇吾邊民况獮俗之未平冀陰兵而助順或示之福禍革

彼豺象之心或鼓以雷霆勦其犬羊之類然後雨我禾黍

彼豺狼之心或鼓以雷霆勦其犬羊之類然後雨我禾黍
潔尔粢盛鑄農器而毀戈鋌符興多稼耕邊田而飽士卒
永樂豐年况今將相叶謀人神共忿豈使韓昌張猛刑白
馬而登東山將令去病衛青取金人而踰北海何往不利
何謀不藏菑思魏絳之言更鑒王惺之策安民和衆契天
地以為心含垢匿瑕諒神明之降鑒佇靈臺之偃伯備法
駕以省方千年南面之尊永知高枕十月北巡之禮盡舉
彝章輯五瑞於公侯問百年之耆艾燔柴奠玉如西岳之
禮容陳詩觀風祭北方之衰樂聲名文物以咸備律度量
衡而必同升霄于絕嶽之前事觀于重岳之下起白雲而
表瑞何止岱宗呼萬歲以效靈豈惟嵩岳而已哉夫如是

則封狼居而禪姑衍但恃窮兵臨瀚海勒而燕然未為神
武者也臣沐浴皇澤優游紫垣請終軍之纓非無壯節投
班超之筆尚負時時慙非擲地之才有玷他山之石謹為

銘曰

節彼常山峻極于天

崛起萬仞生我一拳

摩穹屺漢控趙排燕

人皆仰止神惑憑焉

明明嶽神上帝所授

不騫不崩可大可久

其誰祭之

其誰尸之中山郡守

秩視公兮爵為主

金其几兮玉其林

何以贈之兮赤紱斯皇

何以處之兮峻宇雕墻

諒聰明兮無得喪

維廟貌兮有興亡

嗟睥容以盪毀 遇醜虜兮猖狂 物成敗兮有教

諒聰明兮無得喪

維廟貌兮有興亡

嗟睟容以盪毀 遇醜虜兮猖狂 物成敗兮有教

神杳冥兮無方 雖像設兮云懷 于精靈兮靡傷

詔新斯廟 表凶奴之不道 詔祠爾神

彰皇家之至仁 天輔德兮我有慶 鬼害盈兮胡無人

絕代馬之南牧 揚和臺兮北巡 有效靈之雲物

無出塞之妖氛 齊泰山兮等梁甫 並亭亭兮接云云

飛英聲兮騰茂實 握乾符兮闡坤珍 垂千齡兮萬祀

永昭德于吾君

四皓廟碑

易稱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先生避秦
知亡也安劉知存也應孝惠之聘知進也拒高祖之命知

退也四者備矣而正在其中先生非聖而孰為聖乎若其
秦亂而不避則焚書坑儒高斯之流也漢危而不出則素
隱行恠巢田之徒也應高祖之命則溺其冠而騎其項矣
拒孝惠之聘則功不立而名不稱矣引而伸之先生可謂
全德者矣嘗試論之曰古稱周公聖人也鞭伯禽教孺子
居攝六年明辟未復而召公不說于內三叔流言于外盛
德大業幾墜于地吁扶幼君秉大政之難也有如是哉觀
乎戚姬之嬖如意之寵以妾並后以孽代宗本根一搖社
稷將墜咸謂扶蘇之賜死胡亥之亡國可翹足而待也何
止矣靈之不祀抑亦黔首之罹禍豈無留侯陳八難罷六
國則可議主豈則以水而投石也豈無曲逆間強楚解長

國則可議主堯則以水而後石也豈無曲逆間強楚解長

平則可言立嫡則圓鑿而方柄也先生一出而助之一言
而定之漢庭公卿皆出其下而能錙銖鍾鼎桎梏衣冠安
萬乘而不有其功抗匹夫而不食其祿自非至人達識孰
能與于此乎向使先生定漢嗣為漢臣報德議功必在乎
勃之右當以左輔右弼前疑後丞而處之居是時也以四
鉅賢事一少帝挾震主之威負不賞之功又何止流言不
說之事哉欲望其茹紫芝卧商嶺其可得乎是知先生之
出非獨謀漢也實將救時也先生之退非獨全身也亦將
矯世也危而護之不宴安于獨善可謂救乎時矣定而去
之不乘時以聚祿可謂矯乎世矣用是警民猶有建相立
順之徒矣嗚呼世之為人臣議廢立者可勝道哉或因定

策而專國或因援立而無吾戕弑堯殘何莫由此其後滔
天子莽卓盜國于曹馬移徙龜鼎易于飛棋纒纒簡編可
為太息是以先生危則助之安則去之其來也至公于萬
民其往也無私于一身前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
者千古四賢而已或曰周公相成王攝天子功成治定制
禮作樂號為先聖歷代仰之豈先生之道過于周公乎愚
曰周公乘文武之業知王化可興故輔之以行道焉先生
當暴秦之後知霸道終雜故去之以遠害焉周公聖人之
用者先生聖人之晦者但時異而跡殊耳非所謂過乎周
公者也辛卯歲予坐事解制誥職翌日有商於二使之命
下車拜廟西山之側退立廊廡古碑在焉自唐御史大夫

贊皇李公而下作者若干人因歷覽之美則美矣叙先生之道似有未盡就館濡筆申之以碑斯文也豈直歌鴻飛狀鶴髮而已哉實欲使立朝廷為臣子而挾幻冲圖富貴者聞而知懼亦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旨也其辭曰

猗歟先生

時行則行

書高眠商嶺

逃難秦坑

知秦之祚

亡于子嬰

知漢之祚

存於惠盈

一言悟主

萬邦以貞

不有其功

不食其祿

遠害全身

矯世勵俗

江清泉洗耳

紫芝充腹

獵犬自烹

冥鴻不復

浙矯矯高節

悠悠後來

漢之戾園

晉之愍懷

江充厚誣

賈后雄猜

先生不生

孰為來哉

昏亂之世

廢立不已

操欺孤兒

莽抱孺子

成既自我

權亦歸已

先生不生

大事去矣

蒼野峩峩

祠荒薜蘿

遺像斯在

德音可歌

館清風凜凜

素髮皤皤

永懷貞遁

刻石山阿

單州成武縣主簿廳記

主簿之任在名品間最為卑冗然臺府寺監洎郡縣皆署
焉總而言之縣主簿又為卑冗之魁者是以古人或恥之
噫士君子學古人官不以位之高下身之貴賤在行乎道
利可民而已矣故中都宰魯司寇聖人為之者為是也矧
百里之慘舒繫一邑之令長令長得其人主簿又裨贊之
則人受其賜也宜矣令長非其人主簿又阿諛之則人罹

其苦也又宜矣苟能曲盡規正裨合于道則一邑之政有

其苦也又宜矣苟能曲盡規正裨合于道則一邑之政有
由主簿而化者得輕其所任乎至於理簿書課農事供賦
調求考績者固主簿之職然爾其間有鬪訟相高婚田未
決畜產交奪契券不明者在乎察其情偽正其曲直助令
長詳而決之使刑罰得其中則百里之人手足知所措矣
有姦猾有悍獨有墮農有無賴有不孝有不悌在乎助令
長過撫之誘導之懲激之則百里之人耻格而移其風矣
有力田有孝悌有義夫有節婦在乎助令長由舉之禮厚
之旌別之則百里之人知勸而易其俗矣引而伸之主簿
之能事畢矣然後可移之于郡用是道佐佑長吏則龔黃
循良之政可待也復可移之于國用是道弼諧帝皇則堯

舜雍熙之化可致也夫如是則為主簿者姑能公于心而
執乎道足下千里毫末合拱豈為難哉又何卑冗之有焉
其策名起家作吏斯邑到任之明年屬歲豐政簡因筆其
志于屋壁所謂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者也亦欲使後來居
是位升是廳者勿以下位而自敗其道焉

長洲縣令廳記



天下語宰邑之墮者率以宓不齊為稱首以其彈琴化民
民不忍欺謂得政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不獨繫於
人亦將繫於時也當時王室雖微皇綱未絕有周禮在魯
則單父豈曰亂邦有聖人為師則子賤宜乎行道居百里
之位得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我而已井田車賦得均其

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寬猛凶荒水旱得專其賦卹農時
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無私於心克儉於身辨田之腴瘠
定賦之上下強暴者刑之以法孝悌者旌之以禮寬其教
以誘人峻其令以約吏時豐則斂之歲饑則賑之農有力
而不奪役非時而不行闢之以庠序誨之以禮樂使父子
親兄弟友夫婦和然後教祭祀以事鬼神行慶吊以睦鄉
黨自然懷土不散熙熙如春弗知其然而然也在上者不
鳴琴而何俟哉洎王道云亡霸蓋孔熾大小相併強弱相
攻區區子男宗廟不保故傳曰漢南諸姬楚實盡之又曰
楚縣陳蓋縣之始也秦有天下畫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為
縣而隸於郡矣國之於郡猶之有臂也郡之於縣猶臂之

有指也國取於郡郡取於縣縣取於民是以臂指捶民而
自奉也由是田有暴賦丁有常傭春役而夏不休朝夕而
夕心其小則懲之以嚴最大則懼之以刑法豈惟道不能
行亦將身受其辱遂使宰邑者苟祿食免笞罵而已昔人
歎徒勞而歌歸去者為是也向使子賤復生亦將捨琴折
腰奔走不暇况行道乎雖欲不顧其時不程其力亦猶建
一指而扶天柱不其艱哉時之然也長洲之名見吳郡賦
貞觀中分吳縣以建之垂二百年宰邑名氏縣誌闕焉錢
氏享國幾一百稔專建屬吏莫得而知
皇上嗣位之二載漢南王歸于我國家始設官以理焉表
仁鐵首之王其次之其土污瀦其俗輕浮地無柰桑野無

宿麥餽魚飯稻衣葛服卉人無廉隅戶無儲畜好祀非鬼
好淫內典學校之風久廢詩書之教未行兼并者僭而驕
貧窶者欺而墮田賦且重民力甚虛租調失期流亡繼踵
或歲一不稔則鞭楚盈庭而不能集事矣至有市男女以
塞責者甚可哀也是蓋隔中夏之政窳列國之風使然也
今聖人求理於上庶官陳力於下斯民之恭其有漸乎其
非循良之才蒞凋瘵之色仍以舊貫民安仰哉會到任之
明年大有年也先是司漕運者轉民歲租更送他郡若舟
楫之役糜榷堞之費者久矣至是始聽民以本屬郡輸之
從便宜也亦小康之有萌矣是歲獄訟靡繁賦調中考因
鳩歛民瘼評議政體總而刊之存諸廳事待賢者以舉之

所謂能言而不能行者也

崑山縣新修文宣王廟記

夫聖人之生必受天命有位者天使之化民為一時也三五帝皇之謂乎無位者天使之立教為萬世也先師夫子之謂乎是以穹於旅人終於陪臣非不幸也向使居帝王之位行堯舜之風則顏閔之科猶元凱之舉也兩觀之殊四凶之罪也自然道至而我無為化行而人不知時之訶者必曰何力之有後之美者必曰無得而稱也雖流為典謨形乎簡冊亦不過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而已豈復有祖述憲章之道流於後代乎故曰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秉筆之士得輕議其德業歟吳之諸郡姑蘇稱其首郡

之屬邑崑山出其右雜以魚鹽之利溉乎朝夕之池昔在

也兼筆之士得輕議其德業與吳之諸君如蘇程其首君
之屬邑崑山出其右雜以魚鹽之利溉乎朝夕之池昔在
唐皇是為名邑降及錢氏茲惟上腴距海之田民斯阜矣
然而庠序或缺儒素弗與實倉廩而禮節未知既富庶而
教化不至為邑之長得無咎乎縣大夫邊公世為儒流時
號甲族自起家之調歷宰邑之資所在播其能名錫類驚
其久次

皇上嗣位之明年淮海王如京師且獻函籍尊王室也
主上思泰遠人精擇循吏銅墨之任尤難其才始得公以
宰吳民受賜降璽書以勞之旌善政也秩滿受代將遷
於天官會茲邑有令尹之乏者二千石命公以承乏且狀
政績間諸冕旒未幾有即真之命免常謂也公因民所利

期月而治以為人者政之本儒者教之先苟非師嚴而道
尊烏可移風而易俗哉先是文宣王廟但有基地盡為秦
蕪廢而不修六十年矣公乃出俸金以營之同僚悅隨群
吏弗違乃庀工徒度材用一畝之宮面蔓以出之數仞之
墻樹土而揭之殿堂既嚴門闕斯備麗以丹漆飾以圻墁
制度合乎禮文力役當乎農隙乃像素王被華袞垂珠旒
王者之制彰矣乃狀十哲冠章甫衣縫掖儒者之服備矣
廟之興也既如彼像之設也又如此粵上丁之晨行釋奠
之禮所以列豆籩陳簋簠潔牲牢具壘洗贄幣有數尸祝
有辭八音作而人和三獻終而紳悅禮無違者道不虛行
觀之如堵墻化之猶影響俎豆之事修矣禮樂之道興矣

觀之如堵墻化之猶影響相俎豆之事修矣禮樂之道興矣

十室之邑期忠信以如丘一變之風闡詩書而及魯議者
曰吳地裸國也崑丘海隅也舊染霸俗未行儒風非明君
以文德敷萬邦非良宰以儒術化百里又安能遵先王之
教移小國之風者哉某幸忝德鄰熟聞善政爰旌茂績俾
述斯文難言雖在於聖門不朽願刊於貞石

大宋雍熙三年月日記

待漏院記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
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
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
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

其德亦昏務于勤尔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
况宰相乎
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臣待漏院于丹鳳門之右示勤
政也至若北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地相君
至止噦噦鑾聲金門未闢玉漏猶滴撤蓋下車于馬以息
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四夷
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
賢人在野我將盡之佞臣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災責
荐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
憂心冲冲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邁相君言焉時君
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

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

納焉皇風于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總百官食

萬錢非幸也宜也其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
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姦人附
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搆
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諂容以媚之私心恟
恟假寐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迴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
柄于是乎隳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
非不幸也亦宜也是知一國之政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
不慎歟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負而全
身者亦無所取焉棘寺小吏王某為文請誌院壁用規于
執政者年月日記

李氏園亭記

重城之中雙闕之下尺地寸土與金同價其來舊矣雖聖人示儉宮室孔卑而知廟市朝不可闕已有百司之局署六師之營壁侯門主第釋宇玄宮總而計之蓋其半矣非勲戚世家居無隙地設或有之則又牽于邸店之利其能捨錐刃之末資耳目之娛者亦鮮矣故隰牧隴西李侯與神德皇帝有布衣之舊在乾德開寶中繼刺邊郡時并汾未下屢有軍功銘于新常此不煩述侯幼讀春秋故戰必尚計而不尚力晚好道術故處必務實而不務華居某坊之後第在大內之東南實繁會之所也而能開一園構一亭竹樹花卉少而且徇游賞讌息近而不勞其始也患土地之不廣則倍價以市之故善鄰獻其第病樹藝之不滋

則厚利以誘之故老圃效其力不議其物之貴賤不計乎

地之不廣則倍價以市之故善鄰獻其第病樹斫之不滋
則厚利以誘之故老圃效其力不議其物之貴賤不計乎
時之有無又掘舊地以及泉輦野土而袤丈費數十萬不
以為難與夫謀衣食之源作子孫之計者遠矣洎侯之捐
館也諸子尚幼為季父納質于富家其取直四百萬將稔
其利以奪之

上聞而駭其事遽命出內府錢購而還焉君子曰李侯之
好義忘利也既如彼諸子謹身節用也又如此宜乎有是
之光也吾見乎為公侯廣第宅連坊斷曲日侵月占死而
不已及乎墳土未乾則為子弟獄訟之具者亦足悲也先
是侯嘗牧于濟即予之故里也以是知其政又同舍紫微
郎畢公即公之外姻也以是熟其事己丑歲與予遊其園

息其亭一則嘆舊館之喪一則思甘棠之政因目其亭之
中央者曰克家取象于易也謂其東南者曰肯構徵義于
書也又總述其始終之壯為李氏園亭記其幽致嘉况則
見于群公之詩什公詩
大宋淳化元年九月日記

濟州衆等寺新修大殿碑并序

漢明已來像教熾于天下大都小邑暨名山勝境鮮不見
梵刹而聚緇流有以見大法之光揚末俗所歸仰也按地
志高平鉅野縣乃斯郡之舊封周廣順中始剖符竹命二
千石以治之未改邑時粵有茲寺之額院宇弗葺垣墉半
傾待風雨避燥濕外則無觀焉是知地之興廢必因其時

法之盛衰必有所主我先大師斯郡人也世姓徐氏法名
玄應師號衍正幼而聰悟長而博達始落髮于嵩陽會善
寺瑠瑯院戒律既具精進自苦謂衆生貪着我則演法以
誘其俗謂佛性空寂我則脩心以行其道加以辯若泉湧
捷如響答有道安之理論蘊支遁之神俊故當時釋種咸
所景附開運中天子崇佛信法廣延僧耆師以行望素高
屢得召見于是簾前賜紫

我宋開國加號演正大師兼內外臨壇文章表白旌宿德
也建隆初爰自上國來歸故鄉仍補管内僧正師一心住
持戮力完葺且以斯郡地惟塗泥木不喬秀棟梁榱桷出
于西山由是往來京師市易材植雲委山積潁川而東約

費用殆數千緡積歲目幾二十稔勞筋苦骨曾未知疲上
自國王大臣之捨施下及一毛一飯之供養我先師悉籍
錄之冬裘夏葛于食盤蔬之外未始輕擲非積勤累儉則
曷能奮獨力而成勝緣者邪先是無鍾以警昏旭乃範金
以鳴之茲樓旣成茲殿將構天不憖遺師之云亡徒弟五
人今院主大德無相克荷先願用伸孝思雖居哀苦之中
詎廢經營之力因垂成之績竭肯構之心旣成厥功思誌
其美以某邑人也辱與先大師遊見託論譔申之以銘其
辭曰
郡之厥初草創改邑寺雖有名殿實未位
我師之來志有必葺寂滅有期大功未輯

天道悔禍平氏師門代及子某弟子無相長青孺慕號立

夕構朝營資力歲据月拾資力資用益饒工徒工徒允緝

紅樓霞舒緝殿山岌檀檀桶棟梁龍龍蟠虬蟄

丹雘螟塗霜凝霧翕是是維莊嚴豈豈慮燥濕

厥師經始因果如彼書書弟子善嗣功力若此

紀事勒銘 永傳厥美

濟州龍泉寺脩三門記

古之官府通謂之寺故今九卿之署其名尚有存者淳菴
氏之教來于西國館于鳴臚斯得名之始也莊嚴宏敞歷
代增之得高其堂揭以鷓尾得其大戶軒如雉門中心闕
然蓋兩觀之遺制尔濟州龍泉寺者唐大曆四年建于鄆

州鉅野縣縣即春秋時西狩獲麟之地漢初時彭越聚盜之所也東距任宿西接曹衛北走汶水南極芒碭皆百餘里其中藪澤深陋民俗獷戾揭竿嘯聚率以為常周廣順中魯侯以曲阜叛六師薄伐七旬來格思歆屏荏蒲之盜啓符竹之封乃詔有司改邑為郡緇徒蘭若從而興焉雖主者增修而日不暇給既而前有殿儼像設也後有堂脩設法也雖廊廡未具固已甲于他寺矣唯茲三門基而弗構蓋地苦洪水民無余貲殆三十年編蓬而橫木矣開寶丙子歲功德王大德某矢謨締構戮力經營聚善捨之財節衣孟之費伐木輦石鳩工它徒凡五年而有成即以太平興國某年月日遷化弟子某嗣而葺之丹青赭堊煥乎

平興國某年月日遷化弟子某嗣而著之丹青楮墨煥乎

有光又立二金剛以守焉望之巍巍足為壯觀夫寺之有門若人之有衣冠樹之有枝葉也不壯不麗民安仰哉某生于周長于魯興廢始末皆得而知舉進士時見託謨述游官靡定于茲十年待罪商於始畢前願得以事實總而書之僧之耆宿郡之擅越暨租庸至向請書于石陰時淳化三年某月日記

商州福壽寺天王殿碑

天王之名在三代時實人君也故見天春秋載于禮文秦兼三五之號王爵歸于人臣由是儒教無之內典有之其神異威力異于佛經此不繁述今所序者廢興修建而已商州福壽寺天王殿者唐天祐三年所建也其塑繪金碧

皆當時良工于今百年相好無減唯殿堂朽蠹殆將不支
先院主清弁世姓席氏房陵人也後唐天成元年依寺僧
戒賢出家長興初落髮尋受具戒于興元府王子寺清泰
中繼主寺事以太平興國四年遷化凡四十年間建大殿
立三門僧堂惟西僧庖惟左廊廡環合亭臺洞啓樹珍果
植名花佛寺之莊嚴釋門之儀範靡不具矣然後墾山田
造水磴嘉蔬有圃桑桑垂陰茲所以徠紺宇之繕完給緇
徒之供養別建羅漢閣于西偏頗極宏嚴惟天王殿未暇
改作蓋工用之大也臨終謂弟子懷省曰吾始居茲寺屬
兵亂之餘院宇圯毀驅其豺虎剪其荆棘勤苦無怠庶幾
有成而商土壻商民貧衣食唯艱檀施且鮮吾粗衣糲食

有成而商土塔商民貧衣食唯艱檀施且鮮吾粗衣糲食

往來竹山上庸間得尺布斗粟負荷而歸積毫累銖以至
百萬今僇工雖在示滅有欺心不滿者惟天王殿尔汝能
嗣之吾願畢矣懷省泣授付囑戮力經營始于庚辰成于
辛卯伐木秦嶺徵工華陰宏壯瑰竒不可殫紀非先師之
理命弟子之肯構疇能與于此乎初懷省之伐殿材也在
深山窮谷之中常時度木者以僻險不取咸謂虛棄其功
必不能致矣會天大雨谿水暴作一夕吹積于山下棗櫨
榱桷以類而聚若人力之區別然而寺封尚遠河流坳耗
非復一雨不可至矣懷省乃晝夜環禮精心禱之果有風
雷吼駭山谷推蕩漂住集于郡南自非神功陰助曷能若
此之易也某左官商於見託謾述得以事迹刻于貞石寺

之原始舊記存焉銘曰

惟唐建都

嶠函之右

惟商為郡

京輔之首

山名兔和

寺曰福壽

館

有天王殿

基于天祐

載祀綿遠

棟歌爨漏

書

先師理言

弟子肯構

事雖人謀

材乃神授

圖

基聳拏鼇

山蟠靈鷲

昼拱丹楹

紅欄青甃

圖

上方古木

南榮列岫

刻茲貞石

用光不朽

注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六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七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七

碑記

揚州建隆寺碑

滁州全椒縣寶林寺重修大殿碑并後序

黃州齊安永興禪院記

野興亭記

江州廣寧監記

潭州岳麓山書院記

黃州重修文宣王廟壁記

漣水軍王御史廟碑

無愠齋記



黃州新建小竹樓記

揚州建隆寺碑

唐貞觀中制以天下戰陣處為寺且命虞世南李百藥岑
文本之徒刊勒碑銘紀述功業傳諸簡冊燦然可觀蓋聖
人不欲無罪而殺一夫無名而荒寸土及乎諸侯阻兵百
姓後后驅人以戰事不獲已矢石之下死傷則多徇義效
忠有足哀者雖復贈官爵祿子孫誠有勸于生惧無益于
死以為漢明之後釋教誕興為冥冥之中有輪迴之數能
使精魄復生人天其道如何事復誦經而已繇是交兵之
地捨為梵宮田不耕而有名也死事之人盡離鬼趣士捐
生而無恨也帝王所尚今古攸同雖有服儒冠而執名教

者又安知其果不然耶
我太祖皇帝授禪于周啓封在宋朱旗所指黔首又安惟
李重進作帥江都嬰城構逆時建隆元年九月也乃命故
中書令石公統主帥以討之十有二月傳于城下于是建
行宮迎法駕是月十一日

太祖至大儀驛距廣陵六十里夜半而城陷詔宣徽北院
使李公知軍府事尋以行在立為梵宮取僧之有德行者
處焉是時先寺主道暉本居孝先衆所推擇李公列狀以
聞即可其奏仍改法名為道堅以紀年為寺額墾田四頃
課省一莊咸以賜之供香積而飲緇流也道堅既沒智連
嗣之智連又沒義幽繼之義幽超化大師也以淳化二年

歸寂義隆顯仁監而主焉皆超化大師之弟子也自
國初至今凡四十載日供僧不減六十人像設莊嚴經教
其備禮佛有殿演法有堂齋庖在東僧寢在右奧有室供
湯沐焉外有亭給登眺焉廊廡翼舒門扉洞啓脩竹交映
碧流縈回實藩服之勝游淮海之福地耳先是
太祖將返奎輿畝其御榻忌晨供帳于今尚存嗚呼戰伐
所亡人骨已朽乘茲善果皆出冥塗豈知不再事

朝廷復為臣子歟義隆等謂修建以來碑誌未立以某出
從翰苑守是郡條宜為斯文理不可讓是時
大行宴駕
聖主承祧至道三年四月也銘曰

神道設教儒所崇
佛法度人釋之宗

王者草昧多屯蒙
乃有征伐揚武功

野必死戰城必攻
出入矢石豈梯衝

殞首喪元爭效忠
聖人念尔心所恫

詔捨戰地為梵宮
遊魂精氣或感通

拔爾出離冥塗中
恩異文王枯骨葬

事殊楚子京觀封
香燈鐘磬飄天風

四十餘年僧憧憧
止戈偃伯文軌同

三葉重光是建隆
祐我聖祚垂無窮

滁州全椒縣寶林寺重修大殿碑

寺名花山縣謀所傳壤于會昌緇徒散亡興于大中層構

崇崇顯德沙汰茲名獨在聚併闔縣凡十六院
我皇御極始賜今額嘉號寶林用光布金有莊隸屬桑桑
土沃歲取稼穡以供香積靡夏靡冬僧來憧憧大殿歲久
基傾柱朽有僧德緣葦而脩焉錄事張載同茲大願化于
邑郭施及材落得錢一萬吾事欺辦全椒林麓材惟樸櫟
西走山岫號大雲倉伐木編椽棟梁粟櫃蕩波而來厥惟
良材其誰運斧維曹維呂翬飛翼張望之堂堂既成棟宇
綵繪無取有曉貞師先師從依衣盂遺留願捨而修乃備
丹雘晶熒交錯殿堂肯構佛事猶陋戲復化率能始能卒
塑釋迦像金容可仰菩薩善神各三其身對侍拱立金碧
耀熠矢謨雍熙蚤夜孜孜儼功淳化簷楹稅稅令佐經營

耀熠天謨雍熙蚤夜孜孜儼功淳化簷楹稅稅令佐經營
曰穀曰禎政平頌息茲出餘力有范百宗成名澤宮為賦
曹掾舊識吾面聿來詣郡再拜恭懇曰公詞臣久司帝綸
茲殿之碑非公而誰徒毫不抽實寺之羞顧其勤勤敬怯
斯文直書事實詞句魯質庶幾勝緣垂乎億年

後序

雍熙中予為大理評事知長洲縣范以進士見予於姑蘇
今年予自翰林學士出守滁上范為屬邑吏碑之請也不
得而拒矣因效元相桐栢觀體韻而書之一揮而成不復
加點蓋任其俊而不繫乎文也時至道二年十月日詔

黃州齊安永興禪院記

齊安郡名也永興院額也蓋僧耆故老通而呼之遂以為

常耳唐時舊州在齊安河上院錄云因刺史杜僕射以白
雲觀建為斯院按唐史未嘗有官至端揆而刺黃者疑唐
末杜洪據有鄂渚北結梁人東抗楊氏黃鄂之屬郡也或
以宗族典之于時皇綱弛紊官紀僭忝僕射之稱不為異
矣其後隨郡遷徙立院于茲兵掠火燔曾無寧歲乾寧中
楊行密盡有淮南之地天祐二年楊公卒其子渥稱嗣吳
王奉唐正朔以部將孫彥思為黃州刺史始造院宇崇佛
像彥思母王氏捨粧奩鑄鍾于今尚在主院之僧傳法之
祖喪亂無紀莫得而知今所述者斷自紫陵而下紫陵者
鄧中名山也山僧曉禪世謂之紫陵和尚其後捨茲院遊
鳳翔從清泰入洛賜號國師次曰同一次曰行忠次曰節

鳳翔從清泰入洛賜號國師次曰同一次曰行忠次曰節
運次曰延其次曰自正此五僧者自前唐王祐上

聖朝端拱初有若蘄州三角山龍門禪院僧自南開堂演
自南者合肥人世姓解氏住持凡七年復歸蘄州四祖
山淳化中有若蘄州白雲山廣教院僧智兩嗣興院事智
兩者漣水人世姓朱氏以至道三年十一月一日寂滅俗
壽五十一夏臘二十七臨終召院衆付囑今長老仁辯遂
寧人得法于智兩者也即以其月十二日用茶毗之法葬
智兩起塔於長圻村二十八日仁辯會大衆陞法堂有僧
玄嶺問曰如何是齊安境答云後面青竹連道觀前頭綠
水接武昌又問如何是境中人答云大似不相見此之謂
住持傳云僧院舊有堂廚各五間淳化二年郡人王福捨

錢二百萬造大殿成再興捨錢一百五十萬造僧堂郡之
衆戶率錢二十萬建老宿堂又率錢十萬立方丈室左都
押衙丁文燧捨錢五十萬建浴室蘄州人王真捨錢四十
萬朔菩薩殿塑彌勒像里人周遇捨菜圃此之謂檀越知
院元吉掌申牒公府維那法俊堂提轄堂司供養主文遇
掌化募施利典座道真掌庖厨直歲省慎掌墾種此之謂
知事僧先是衆僧請院前開田一段又請逋民麥莊一區
由是粦粦蔬果豐焉住持傳法僧無祖祿道高衆伏則惟
之知事僧無資級才堪心願則為之故上下熙熙而忿爭
不作矣夫禪者儒之曠達也律者士之名教也淳菑氏離
而為二罕能兼之其甚者互相矛盾過于仇讎唯長老仁

而為二罕能兼之其甚者互相矛盾過于仇讎唯長老仁
辯禪其心以度仁擇其行矣伏衆有來斯應虛往實歸禪
其心也一裘一飯之外日誦法華經二部律其行也其筮
仕以來治僧之訟多矣獨愛其無親疎無人我有賢智則
尊而事之有才力則信而使之去而不強推而無競渾然
幾乎道矣故總而為之記至于院宇之至嚮田園之廣棗
道具經典租庸什器請書石陰時

大宋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野興亭記

昔裴晉公作綠野堂負功名而務閑適也李衛公作精思
堂居密勿而彰盡瘁也雖各有趣尚而不無豪華異乎茲
亭獨履中道叅政尚書隴西公器業宏大識度清遠踐三

司論道之地奉兩朝知己之主以為訏謨獻替君子所以
行道也湏息盈虛達人所以養神也行道必做于權我則
操鈞軸而無避養神必務乎靜我則營林壑以潛遊
帝城之南郊壇之下闢小園以樹藝敞幽亭以宴息雜以
蔬果間以花卉綠野之色亂入四時之景互見至若假寧
著令休沐得告絳駮駢駢焉適于野公之來思幾務多暇
于是察物性以驗政教觀民田以考豐儉其或尔牛温温
陰陽之適叙也乳鳥喈喈飛走之蒙仁也禾麥芄芃汙萊
之盡闢也原田莓莓草木之被澤也公乃降邠車開曹樽
金印紫綬却而不御荷衣蕙帶服之無斃擷芳以侑酒賦
詩以佐懽心將道宜景與神遇窮幽殫樂不夕不歸又若

詩以佐權心將道宜景興神遇窮幽強樂不夕不歸又老
祀昊天之神攝上公之秩齋戒于清夜燔燎于未晞公之
至止遂及我斯私又勝遊之一趣尔謀野則獲固殊鄭國
之卿乘興而來或同山陰之士命曰野興厥義在茲夫崇
高富貴非全德不能常守憂勤逸豫非上智不能兼行故
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安危之所繫也又曰或燕燕
居息或盡瘁事國言勞逸之相遠也唯公以王佐之才處
公台之任得致君之要政行而不繫得治心之方体和而
自適觀其奏議公直李興元之冒懷陸忠州之辭筆也則
訥謨獻替從可知矣襟靈介特牛竒草之進退鄭珣瑜之
操履也則消息盈虛又可見也宜其居崇高富貴之上在
憂勤逸豫之間優游廟堂永保無咎其辱在陶冶累塵掖

垣命紀芳亭因及盛德亦萬分之一尔時

咸平元年二月日記

江州廣寧監記

夫百貨所聚必以一物主之金玉重寶也滯于流布粟帛
要用也濫于濕薄權輕重而利交易者其唯錢乎考諸歷
代漢五銖錢于民最便既懷于王莽又破于董卓故鮮有
存者唐武德中鑄開元通寶錢大行于天下于今賴之唐
之鑄錢爐冶非一金錢有益字者成都所鑄也有閏字者
丹陽所鑄也其餘分布郡國不可具述然自古銅鉛仰給
饒信故史記吳王即山鑄錢誘聚亡命又漢云寡人金錢
徧天下者是也自乾寧而後楊行密父子兄弟據有江淮

晉天福初李清偆號傳之及孫至皇朝開寶末凡百餘歲鑄錢之利不入中國故開元錢利缺銷毀時用漸稀

太祖平吳因舊制開監于鄱陽

太宗即位淮海王錢俶入朝又得杭州錢監尋以銅錫不充而廢至道二年某自翰林出守淮甸調民輸炭自滁抵饒汭泗江濤人頗恣怨某即按唐史具爐冶數目郡國處所飛奏以聞請分監署章未報會康州刺史楊允恭亦言其事始分鑄于池州民減淮民數千里汎州之役

聖上嗣統聿修

先旨以為錢刀之利軍國所先將使水衡廩犧貫朽而不

可較瓊林大盈充物而無虛月咸平二年夏五月詔尚書
即馮某中貴人白某乘驛而周視南土自番禺閩越吳會
荆蛮相水土之宜度舟車之便設局署吏大興鼓鑄于是
建陽首焉潯陽次焉明年初江州廣寧監奏以秘書丞知
吉州太和縣李其總兵之右班殿直鄭某佐伯之監地即
榷務之舊址也湓江帶其右廬阜居其前度木庀徒揆日
歲事肇四月癸亥終七月己卯日所日院若庫若場役天
有營王人有宅總大小若干間于是廣寧之大壯其矣歲
鑄錢二十萬貫鑄錢之費八萬八千三百六十貫四百五
十得實錢一十萬一千六百三十九貫五百四十五其為
利也博哉與夫租庸賦調之入鹽鉄權酤之課相與為表

裏資助國用亦重事也且去工徒無賴聚一州而非便敵

裏資助國用亦重事也且去工徒無賴聚一州而非便散
之則盜心下生矣錢幣益多流四海而不匱用之則盜鑄
幾息矣非

吾皇順考古道留心庶政興九府之圜法恢

二聖之永圖孰能若斯之速邪資以馮白之幹事李鄭之
辦職上下協力成茲偉功將見開蜀郡銅山革公孫鉄弊
復漢唐之舊法與五銖開元流于無窮也豈止江南而已
哉咸平三年七月日記

潭州岳麓山書院記

三代而下南漢稱理次叙循吏彰示後人西京首述文翁
東觀先書衛颯觀其理蜀郡教桂陽率以庠序為先夷落

自化是知學校政之本欵
崇文廣武聖明仁宗皇帝嗣位之明年詔以供備庫副使
隴西公知武安軍府事公自以當不次之用臨至劇之郡
思樹殊迹以答竒遇下車布政比屋允懷叅考吏能尋繹
民病獄訟紛紊決剔無留米鹽靡密推行不倦屬歲非大
人用阻飢減估發倉惻婺无告者得安其業募兵署籍強
梁亡賴者悉拘于軍千里耕桑涸徹得水七州兵甲走九
在樂有廢必興无政不舉初開室中尚書即朱洞典長沙
左拾遺孫逢吉通理郡事於岳麓山抱黃河下肇啓書院
廣延學徒二公罷歸累政不嗣諸生逃解六籍散亡弦歌
絕音俎豆無覩公詢問黃髮尽獲故書誘導青衿肯構舊

絕音俎豆無視公詢問黃髮及獲故書誦導青衿肯構舊
址外啟門屋中開講堂揭以書樓序以客次塑先師十哲
之像畫七十二賢華袞珠旒縫掖章甫畢按舊制儼然如
生請闢水田供春秋之釋奠奏頌又疏備生徒之課業使
里人有必葺之志學者无將落之憂誰謂瀟湘茲為洙泗
誰謂荆蛮茲為鄒魯人存政舉豈繫古今導德齊禮自知
耻格先是公之先公好儒術通春秋刺濟州曰命卿之薦
不減百人讌以嘉賓之詩遣以計吏之禮舉進士者錢五
萬襲衣以副之應學科者錢三千緋袍以遺之咸出已俸
人以為難故其子孫不忘儒學某占籍濟上出職禁中直
承明之廬已叨三入閣維氏之學將談六經託以斯文拙
于叙事聊書興廢用紀歲時而已

大宋咸平三年某月日記

黃州重修文宣王廟壁記

世之有人以儒為戲者謂宣王廟慎不可修修之必起訟
復有郡縣長吏奸賍自污畏懦不治而獲罪者適以修廟
時契由是中人以下謂信然也故廟貌益毀黃州文宣王
廟舊殿三間阨危不可入以十數枉扶持之猶懼其顛覆
以至遷像設于門廡之下拆之則瓦木朽解十不存一前
知州國子虞博士廉勤之吏也率同僚屬官洎郡之縫掖
者得數十千市木于山桴江而下屢為風濤漂泊材植僅
有至者未幾坐度僧過限又坐納鹽不如法連被制劾非
時受代留郡聽命者百餘日穹蒼不得去或以為修廟起

誣不誣矣其自西掖謫守是郡觀其事歎曰先師若是凶

誣不誣矣其自西掖謫守是郡親其事歎曰先師若是凶
耶吾將試焉因其舊賢鳩工揆日命左都押衙丁文遜督
其役月餘面殿成素王十哲咸新其像彩繪金碧煥乎有
光又取上都國學贊文請從事魯頌書之刊石鏤板寘于
神座俾夫春秋釋奠有所瞻養塞戲儒之口刷先聖之耻
亦無媿孔門之徒也至述先師之道則孟軻所謂生人以
來未有如夫子者其功不在舜禹下韓吏部曰天下通祀
者三唯社稷與夫子廟其敢輕議哉故予書修建之由而
已時

大宋咸平二年月日記

漣水軍王御史廟碑

儒家者流不語怪力亂神所以尊師而奉教也至於精誠所感通於夢思即仲尼猶言之豈曰怪乎故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又曰夢奠于兩楹是也及述作六經其文甚著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書曰高宗夢得說禮曰夢帝與我九齡是皆經夫子之手而不知去蓋有益于教不惑于民焉謂之神且惟邪吾友渤海高紳以著作佐郎領漣水軍事會夏旱方祠禱請雨一夕夢神人服古衣冠而至者授詩一章既寤記詩中數字云赤岸夫若神之自謂然明日徧祭神之在境內者得唐御史王義方之祠鄉人不知但云東赤岸大夫廟尔高君曉其夢因加礼而懇禱之是日雨足乃新其廟立石為文按唐史而述其事迹焉高君純

儒也不欲自言其夢入朝往往語乎公卿間執政蘇公聞之曰是不可默也宜擇能文者書其事刻于石陰某於高君進士同年生也以故見請嘗試議之曰子產云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彼伯有尚尔况王御史者乎且欲後人見斯文也知義方者知惧如義方者知勸又胡戾于聖人之旨哉年月日述

無愠齋記

古人三仕無喜色三已無愠色某在

先朝目左斯諫知制誥左遷商州團練副使又自翰林學士出知滁上

今天子即位自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出守齊安到郡之

明年作書齋于公署之西偏因徵古義以無愠為名後之人治是郡者公退之暇當以琴書詩酒為娛賓之地有餘力則召高僧道士煮茶煉藥可矣若易吾齋為庖厨廩庫者拜吾徒也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記

黃州新建小竹樓記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剗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蒼莽荒穢因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閒遼夔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虛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棋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

照宜投壺天声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
氅戴葦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銷遣世慮江山之
外第見風帆沙鳥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
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際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
幹麤譙葦則葦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
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
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
入西陂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
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惧竹樓之易朽乎
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
年八月十五日記

荅晁禮丞書

上史館呂相公書

荅丁謂書

荅上太保侍中書

右正言直史館王某謹裁書再拜有言于太保侍中黃閣
之下其聞古者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後
代帝王因而設諫官闕諫垣蓋所以順考古道而樂聞已
過也舊制諫議大夫五品補闕七品拾遺八品皆卑其秩
而薄其俸使無所顧惜而尽其謇諤也國家又以諫官因
循緘默為事故詔改司諫正言之號循其名而求其實也
非才識兼茂明于政體者豈宜居其位乎某亦何人輒玷

非才識兼茂明于政體者豈宜居其位乎某亦何人輒玆
是命待罪三館于今一年居則祿養庭闈出則榮奉朝請
上無益於國而下有蠹於民乃名教中罪人耳但以聖君
賢相共成大化郡材品物茂育長養而不有功力故假此
而偷安矣昨奉御札以邊事未寧許百官各上封事為諫
官者得不內愧于心乎某因詣上閣陳所見十事其五事
言外任其人其五事言內修其德且引漢文帝時事迹以
為比類所恨不知兵事不遊邊土則外任其人之事皆臆
說也適足資帷幄之虧矣且念少苦寒賤又嘗為州縣官
入間利病亦粗知之則內脩其德之說皆實事也用之則
朝行而夕効矣然某道孤勢危辭理切直心甚惧焉非大
丞相論思之際救援開釋之以來天下言路則斥而逐之

猶九年之一毛也敢露腹心以乞嗟憫其惶恐再拜

薦丁謂與薛太保書

三月一日左司諫知制誥王某謹致書于淮海薛侯閣下

先民有言曰貴視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取今天
下貴而舉人者有大丞相在此不復議直以取與之道干
于閣下非為已也將為人也非止為人也又將為道也唯
閣下詳擇焉有進士丁謂者今之巨儒也其道師于六經
汎于群吏而斥乎諸子其文類韓柳其詩類杜甫其性孤
特其行介潔亦三賢之儔也先君嘗為涇原從事幼而待
行故叅政竇公撫頂歎異以女妻之儁乎竇公能知人也
如是去年冬攜文百篇遊輦轂下兩制司言之臣覽之振

如是我去年冬攜文百篇遊輦轂下兩制司言之臣覽之振
駭僉謂今之舉公未有出乎古者僕與之遊甚熟問其居
則曰家穎川問其業則曰衣食之具僅不給妻子斯亦聖
朝之遺賢吾道之深耻也且念世之服儒冠而得祿者位
至尚書則月俸五萬而給長給者三分有二其下者從可
知矣又言能哀王孫而知國士乎至于分茅土為公侯者
僕又希識其面矣惟閣下以名相之子得大將軍官而能
市義禮賢讀書好古知丁謂者非侯而誰是以裁書薦才
不遠千里至止之日幸解榻焉勿使郭代公于襄陽輦獨
稱義于前代也某白

浙
上許殿丞論榷酒書

殿丞閣下某聞可言而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可行而不可

言君子不言也今之所貢皆可言之事有可行之利故不
謀名位之相縣不虞樞機之身辱也望閣下留意焉某有
前歲策名起家作吏于成武无功无過偶歷一考而國家
有長洲之命越江而來蒞事亦未旬浹亦嘗聚簿書以閱
之則見長洲之民著版圖分地利者止七八千家歲出租
錢余一萬七千緡秋輸賦米復不下十萬碩重鹽法通商
又有加焉某以為賦輿之重出蘇臺五色之佑是閣下舊
治之地不待一小吏言而後知也今又聞朝廷以浙江權
酤于民不便比歲多犯禁者是用擇能臣以釐革之是行
也閣下知

天下不為利也為措刑而愛人也某竊聽輿言以為閣下

將取一郡權酒之數分子編戶然後聽自釀而沽諸是亦

天下不為利也為措刑而愛人也某竊聽輿言以為閣下
將取一郡榷酒之數分于編戶然後聽自釀而沽諸是亦
割赤子之肉飲俸民之腹也其實惑焉且錢氏據十三郡
垂百餘年以琛贖為名而肆煩苛之政邀勤王之譽而殘
民自奉者久矣屬中原多事捨小利而忘大義故吊伐之
不行也泊

聖人有作錢氏不得已而納其土焉均定已來無名之租
息比諸江北其弊猶多今若又以榷酒之數益編戶之賦
何異負重致遠者未有息肩之地而更加石焉何以堪之
諒閣下必不尔况閣下居士大夫之位讀古聖人之書赫
乎大名暉映朝石自當以興利除害為己任又非小吏之
所及也然屋漏在上知之者在下閣下試思之使江東之

地百萬家以至子孫受閤下之賜者在此時矣其縣吏也
舉字人之職以貢說是非得失固不自知惟閤下寬而勿
罪

與馮伉書

其讀唐史見陸忠州之在相位也擯斥李吉甫不容于朝
及贄有南賓之貶而吉甫之為刺史贄之門人故吏亦皆
危之洎到貶所而吉甫待之頗厚有庶寮見宰相禮又贄
皇公之秉鈞也排逐牛僧孺有循州之責及德裕南遷竒
章公量移在汝贄皇路由此郡而僧孺接之情禮甚至為
道南方風土之宜殊不可向之嫌隙為義賢哉二君子之
操必也如是豈古之所謂以德報怨者邪其向以際微即

操必也如是豈古之所謂以德報怨者邪其向以繁微即

兼廷尉事亦嘗議閣下之過今有商於之命而親友間往
往相唁誠以閣下通理是郡也某則獨以為不然且夫以
怨報怨皆私事也故雖睚眦必報矣今某於閣下議刑公
事也擢第同年也閣下豈以為怨乎雖某之名位才業望
忠州贊皇也遠矣而閣下讀書為文立身行事豈不知吉
甫僧孺之為人乎望閣下觀古人之行敦同年之契宥愁
之中少假氣馘則遷客之幸也某頓首

與李宗諤書

月日商州副使王某謹遣家僕致書于學士足下日者痛
僕自京師來辱惠手翰敦勉過厚幸甚幸甚因竊自念某
寒士也足下相門也某在罪譴之中足下處嫌疑之地不

當如是之至也。某自束髮以來，與人遊且多矣，能不以灾
涼為去就者，雖貧賤之交固亦鮮得。况貴胄乎？豈某之末
學小道能動足下之心邪？將是下之秉仁執義，不以某為
累邪？若兩不然者，何其愛我之深也。因恃之已，輒復云云。
惟足下始終留意焉。某讀唐史，見元和中劉禹錫貶刺播
州，播州非人所處，而夢得有母時，柳宗元同制，貶柳州，國
欲以柳易播，會宰臣裴度亦為啓奏，其事憲宗遂移善地。
書儲信史以為美談。至今君子伏裴柳之義，而嘉章武之
仁也。區區之懷，實望于此。然其待罪來，思未及滿歲，固宜
慎言動，而俟恩宥也。今又妄動者，誠以家君七十有五，齒
髮甚衰，生身以來，未嘗暫去鄉里。頃年前某為長洲縣令，

髮甚乘生身以來未嘗暫去鄉里頃年前某為長洲縣令

侍親而行姑蘇名邦號為繁富魚酒甚美俸祿甚優是時
親年方踰耳順子孫婦女聚在眼前尚念丘園忽忽不樂
况今年愈衰家愈遠當非肉不飽之際旅食於商山中則
其為情况不待具言而可知也脫不幸疾恙則地无醫藥
何以慰人子之心乎又父母之情惜其幼子家第少失母
愛叙婚甚晚前年某忝職閣下始能為娶一婦今又聞有
孫矣而家尊未及見此所以當食興歎永夕不寐悲咤而
不能解者為是也前時家第自荆南乞丐以來數日而去
臨期聚泣聞者淚下况昆仲三院妻女九人亡者未祔葬
生者待婚嫁散于彼者餬口于人繫于此者絕俸于官
為窮人亦無伍也某嘗自計之一歲則僕馬去矣再歲則

囊橐竭矣苟至是而量移其能行乎寧復果能起乎靜思
孰慮未免一訴然前事是非不敢輕辯直以困苦聞于帝
閣所望者移近鄉園少得俸入樂偏親聚窮族而已斯亦
自便其事未知
上果從乎訴而不得則無所望也默而不訴則有所恨也
今已瀝懇拜章附遞入奏惟足下極力振救之某再拜

荅黃宗旦書

二首

秀才足下走僕枉書惠顧遷客幸甚幸甚且觀來書之旨
似求知予某者何其誤也又以其嘗位于朝與進士孫何
丁謂交二子皆得高第謂某能知人矣復引人不易知知
人則哲之義非知言也夫知人之道惟帝時唯敢輕議哉

人則猶之義非知言也夫知人之道惟帝時唯敢輕議哉

某向之知三子之文業文者知之非某特知之也是二子
取高第者命也某何力之有焉今足下之文二子之文也
天下將知之矣豈止某之一人哉必曰立朝廷司文翰者
能以心之公私輕重于後進間則非某之所聞也杜紫微
曰古之聖賢業大事鉅道行則不肖惧道不行則不肖喜
故有不公今進士者業為事細如其成名不肖未有所喜
惧何不公邪足下誠能知求名者文也成名者命也又何
求乎某之知邪又何後乎二子之名邪某白

同前

某白秀才黃生足下淳化初某自西掖貶官商洛生走僕
賣書且引孫何丁謂之事未知於我後一年某徵拜右正

言直昭文館改禮部員外郎知制誥召入翰林充學士留
闕下者二年生未及吾門洎某出守滁上生復辱書惠文
以尋前好是生不以位者高下專以道求於我也甚善甚
善觀生之文辭理雅正讀之忘倦若與胡舍人論春秋書
述數千年事迹議數十家得失剖析明白若抵諸掌雖古
作者無以過此又顏子好學論援經而證事義盡而語簡
使薛邕生而自為之未必至是生道日益而文日新也某
前書所謂生之文二子之文也天下人將知之不誣矣然
而謀道者貴乎有益求知者貴乎盡心生之于我也厚矣
我之于生也其有隱乎何者某讀生正漢臣策對一章文
義誠為高古其間責晁錯不言王道謂漢文幾于王矣以

史傳較之責錯太重褒文稍過耳語曰擬人必于其倫又
曰人之有過各于其黨觀過斯知人矣說者曰小人不能
行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夫行王道者禹湯文武周公
而已漢文何主哉言王道者孔子孟軻荀卿楊雄而已晁
錯何人也故子長稱錯李申商刑名峭直刻深者也是以
錯之對策不根古道直指時事而亦有譏焉其對國之大
体引五帝者蓋言漢文不能行帝道也對人情之終始引
三王者蓋言漢文不能行王道也對直言極諫引五伯者
蓋言漢文止正師納諫如五伯焉志在削諸侯尊天子亦
霸臣之傑者也又其殺身奉國有足多者于王道則遠矣
故曰責錯太重者為是也夫西漢諸帝孝文最賢節儉愛

人誠得之矣幾乎王道則恐未能孟子稱仁政必自經界始而漢廢古井田用秦阡陌是本已去矣禹會塗山玉帛萬國一防風後至而殺之不赦周公于三叔親可知也流言一作伐而滅之吳王稱疾不朝文帝賜之几杖養成大惡流患子孫行王道者果若是乎至十嬖鄧通為弄臣放賈生為王傳惑幸垣平之祱而黷祀五帝念馮唐之諫而曰獨亡間處邪失德盈編不可悉數故曰褒文稍過者為是也雖然生以大儒之行專取王道亦無累於文也某以朋友切磋之道待生而有是說也生以為何如某頓首

卷張知白書

某白校書先輦足下辱示籍田賦汗樽銘律賦詩行凡五

章且以書先似有所直于僕者何過所自損之若是邪豈
所謂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者乎僕雖不敏得不為足下少
陳梗槩以叶大易同聲之義哉夫賦之作本乎詩者也自
兩漢以來文士若相如楊雄班固輦皆為之蓋六義之一
也洎隋唐始以科試取進士而賦之名變而為律則與古
戾矣然拘變声病以難後季至使鴻藻碩儒有不能下筆
者雖壯夫不為亦仕進之羽翼不可無也銘之義本乎鍾
鼎孔悝之家廟詳矣詩又雜詩之倫也故書曰詩言志詩
永言又詩序云嗟歎之不足則永詩之此其始也吁哉後
人流蕩忘反蓋其得也薦宗廟播管絃其失也語淫奔事
詭怪而已凡是數日足下盡知之矣僕又申明之者欲足

下深之識也僕嘗隸東觀直綸閣者數年矣天下舉公以
文相售固亦衆焉如足下之文實亦鮮得况可畏之年日
新之業僕安敢測其涯涘乎來書動拳聊以此報某白

荅鄭褒書

某白秀才鄭生足下前年八月僕自長洲令徵拜右正言
直史館既滿歲遷左司諫知制誥天下舉人日以文奏吾
門其中傑出群萃者得富春孫何濟陽丁謂而已吾嘗以
其文誇大于宰執公卿聞有業荒而行悖者既疾孫何丁
謂之才又忿吾之曲譽也聚而造謗焉以吾平居議論
常道浮圖之蠹人者乃始為吾沙汰釋氏疏盛于髡褐之
徒又云孫何著論以无佛京城鉅僧側目尤甚未幾吾坐

徒又云孫何著論以无佛京城鉅僧側目尤甚未幾吾坐

朝伏限郡政不獲奔詣天闕臣無任
謝落起復表
臣某言今月五日進表院遞到勅牒官誥各一道蒙恩落
起復授臣依前尚書工部郎中知揚州軍州事仍放朝謝
者喪紀爰終朝恩遽至泣血罔極悼心失面伏以三年之
喪者王不易墨 急用本因將師之臣腰經從公罔叶春
秋之義臣頃帟迎職方執通喪斬恩勉副於鴻私違礼重
違於素志消波無効空增醜冒之類日月有期俄卒禫祥
之制此者伏蒙

尊號皇帝陛下舉其舊典推以新恩俾除抑奪之名曲尽
哀榮之礼援琴切切痛豈忘於中天佩玉錡錡班尚遠於

就日伏限權司藩服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

賀皇帝嗣位表

臣某言伏奉四月一日赦書

皇帝陛下虔膺顧命嗣守鴻圖人神有依華夏同慶伏惟
陛下奉先思孝克已歸仁承列聖之貽謀作兆民之司牧
重輪繼大明之照光被遐陬少海升百谷之王澤流品彙
肆赦渙汗萬邦底寧臣逮事先朝嘗叨內署荐逢聖日權
守外藩不獲蹈舞玉階無任忭躍屏營之至

謝轉刑部郎中表

臣某言今月六日進奏院逋到勅牒一道官誥一通伏蒙
聖慈特授臣尚書刑部郎中散官勳賜如故仍於朝謝者

情至而義切非生不能致其然也是生之道與孫丁同而

聖慈特授臣尚書刑部郎中散官勳賜如故仍於朝謝者

情至而義切非生不能致其然也是生之道與孫丁同而
命未偶矣吾又欲生謁滁之僚屬生固拒吾曰某數千里
來所求見者執事耳詣他人非本志也又問生之抵滁舟
邪乘邪生曰徒步而至豈非不墮獲于貧賤者歟又非謀
道不謀食者歟以生之文高行修之如此而患無所立吾
不信矣生宜愛其生而有待也生之書首引孫丁之事故
吾述其始末文不覓繁生特吾文而徃道如孫丁者示之
可也苟非其人不獨厚吾之謗也又將窒生之進也生志
之七月三十日尚書部郎中典滁陽郡王某頓首

答張扶書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登第也與子之兄為同年生故僕兄

事子之先父事子之父子之于僕亦第也子又攜文致書
問道于我雖他人宜有吝也况子之於我哉然僕頃嘗為
長洲令因病起抄書得目疾不喜視書書不讀數年矣雖
強之少頃必息其目不數日不能竟一卷用是見僕道益
荒而又益衰也又四年之中再為謫吏頃挫摧辱始無生
意以私家衣食之累未即引去龜勉于簿書間以度朝夕
尚有意講道而評文乎為子力讀十數章茫然難得其句
昧然難見其義可謂好大而不同俗矣夫文傳道而明心
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也且人能一身心至乎道修身
則無咎事君則有立及其無位也惧乎心之所有不得明
乎外道之所畜不得傳乎後于是乎有言焉又惧乎言之

乎外道之所畜不得傳乎後于是乎有言焉又惧乎言之

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為之也既不得已而為之又欲乎句之難道邪又欲乎義之難曉邪必不然矣請以六經明之詩三百篇皆儷其句諧其音可以播管絃薦宗廟子之所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者无出于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礼儒行者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偽云云者在樂則曰鼓無當於五声五声不得和水无當於五色五色不得彰在春秋則全以属辞比事為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夫豈句之難道邪夫豈義之難曉耶今為文而捨六經又何法焉若

弟取其書之所謂吊由靈易之所謂朋合簪者模其語而
謂之古亦文之弊也近世為古文之主者韓吏部而已吾
觀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難道也未始義之難曉也其間稱
樊宗師之文必出于已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稱薛逢
為文以不同俗為主然樊薛之文不行于世吏部之文與
六籍共尽此蓋吏部誨人不倦進二子以勸學者故吏部
曰吾不師今不師古不師難不師易不師多不師少惟師
是尔今子年少志專雅識古道又其文不背經旨甚可嘉
也姑能遠師六經近師吏部使句之易道義之易曉又輔
之以李助之以氣吾將見子以文显于時也某頓首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前書欲生之文句易道義易曉遂引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前書欲生之文句易道義易曉遂引

秀才張生足下僕之前書欲生之文句易道義易曉遂引
六經韓文以為證生繼為書啓謂楊雄以文比天地而下
云云者甚乎哉子之篤于道而好于古者也僕為子條辨
之庶知僕之用心也子之所謂楊雄以文比天地不當使
人易度易測者僕以為雄自大之辭也非格言也不可取
而為法矣夫天地易簡者也測天者知剗健不息而行四
時測地者知含弘光大而生萬物天地畢矣何難測度哉
若較其尋尺廣袤而后謂之盡則天地一器也安得言其
廣大乎且雄之太玄準易也易之道聖人演之賢人注之
列于六經懸為學科其義甚明而可曉也雄之太玄既不
用于當時又不行于後代謂雄死于來世无文王周孔則

信然矣。謂雄之文過于伏羲，吾不信也。僕謂雄之太玄，乃空文耳。今子欲舉進士，而以文比太玄，僕未之間也。子又謂六經之文語艱，而義奧者十二三；易道而易曉者十七八。其艱奧者，非故為之語，當然矣。今子之文，則不然。三十篇語皆迂而難也，義皆昧而奧也。豈子之文也？過于六籍邪？若猶未也。子其擇焉。子謂韓吏部曰：僕之為文，意中以為好人者，必以為惡焉。或時應事作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人，即以為好者。此蓋唐初之文，有六經淫風，有四子豔格。至貞元元和間，吏部首唱古道，人謂之從故。吏部意中自是，而人能是之者，百不一二。下筆自慙，而人是之者，十有八九。故吏部有是歎也。今吏部自是者，著之于集矣。自

有八九故吏部有是歎也今吏部自是者著之于集笑自

慙者弃之無遺矣僕獨意蔡裴少卿文在焉其畧云儋石
之儲不供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賓筵此必吏部自慙
而當時人好之者也今之世亦然也子著書立言師吏部
之集可矣應事作俗取蔡裴文可矣夫何惑焉又謂漢朝
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劉向楊雄為之最是謂功用深
其文名遠者教子之文班固取之列於漢書若相如上林
賦喻蜀封禪文劉向諫山陵楊雄議邊事皆子之所見也
曷嘗語艱而義奧乎謂功用深者取其理之當尔非語之
義暗而謂之功用也生其志之向有江翊黃者自謂好古
僕見其文義尚淺故吞之曰修之不已則為闡人今子希
慕高遠欲專以絕俗為主故僕欲子之文句易道義易曉

也孔子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求也不及故進之亦僕之志也某頓首

某頓首

某頓首

某頓首

某頓首

某頓首

某頓首

某頓首

禮丞晁君足下某始識足下時年未冠身未婚逮今四十有四娶妻生子長子復納婦矣足下策名十八載官未出奉常丞青衫白髮關市之稅某擢第後足下一年為尚書起曹即典大邦被金紫其間又再為制誥舍人一為翰林學士以其之所得較足下之所屈用時態觀之某不為不多然道不行則一也某褊狃剝直為衆所知雖強損之未能盡去夫令之領藩服當衝要者必先豐厨傳以啗人口勤迎勞以悅人心无是二者雖龔黃无善譽矣某皆不能

也唯官誘是待又眼病虛花不欲久視髭蒼髮白老相見

動迎勞以悅人心无是二者雖龔黃无善譽笑其皆不能

也唯官謗是待又眼病虛花不欲久視髭蒼髮白老相見
通終日閱縲囚呵胥吏於刑名錢谷重輕欺詐間用機械
以决勝負其于文孝無一點墨落紙豈吾道之所欲也今
得足下書暨東陽西楚文賦二篇覽之無斃乃知足下屈
于官而大伸于道者也某于道而微得于官者也江都
彭門亭里連袤長淮芳草每春色俱綠把袂未期秉筆無
賴強食自愛以俟大來不宣某再拜

上史館呂相公書

月日石正言直史館王某謹齋戒拜書有言于相公執事
某累日前以久不修謁求見相府相公以某館中諸生召
坐與語某竊不自料遂以書日歷為請相公因及史氏廢

墜闕人編修且曰國子博士李覺屢以修撰二時政事其
雖對以梗槩曾未畢辭退食傍徨不自寧處何哉古者守
道不如守官故以弓招虞人而不進者不見皮冠之故也
某雖不才忝在史職至于記簡牘之事定褒貶之文不為
僭也李覺位列國庠當教胄子以詩書禮樂講誦誨誘而
已又安得授之史筆哉今館中之士先進者有若金部負
外郎安德裕左司諫魚直秘閣宋浚皆砥礪名節老于文
學俾之修撰與論歸焉其於後進十數輩不敢自銜慮有
朋黨之刺也在相公熟叅之相公且曰史筆之難有三焉
才也學也識也相公豈以館閣諸生才學識見皆不及覺
邪則捨此而取彼可笑若猶未也相公又何如哉况朝行

邪則捨此而取彼可笑若猶未也相公又何如哉况朝行
混雜也久矣唯三館兩制非文士不居一旦又輕之蓋埽
地笑必也相公尽至公塞浮議莫若徧召直館與覺聚而
庭試以考之則是非較然矣若因而授之取笑千古之下
則某恥之相公亦恥之矧相公兼修國史得不留意乎于
犯廟廊躬俟譴責某惶惧頓首

荅丁謂書

學士謂之足下間者近中書至且與詩俱書之所指皆中
吾病非謂之愛我不能至是之切也語曰丘也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傳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曰不遠復无祇悔
此皆古聖賢之言吾將踐而行焉然書之所謂為善无近
名者公器不可多得云士者吾亦有荅焉夫名之于人亟

且大者也蓋修之于身則為名節行之于世則為名教名廢則教幾乎息矣且名惡可近邪惡可得邪苟無其實雖欲近之遠矣雖欲得之失矣是以仲尼修春秋以名為主故曰求名而亡欲蓋而彰彼齊豹者欲得不畏強禦之名而聖人不與三叛人者欲蓋其惡名而聖人固書之甚哉仲尼之于名之急也今謂之第一進士得一中允而欲與世浮沉自墮于名節竊為謂之不取也又謂吾之去職由高允剛直者夫剛直之名吾誠有之蓋嫉惡過當而賢不肖大分亦天性然也而又齒少氣銳勇于立事今四十有三矣五年之中再被斥弃頭白眼昏老態且具向之剛直不抑而自衰矣孟子四十心不動養浩然之氣先師五十

而讀易可以無大過吾將從事于茲焉謂吾高亢則無有也何哉吾為主簿一年奔走事縣令為縣令三年奔走事郡守郡守即柴諫議成務也縣令即崔著作惟寧也今皆存焉可問而後知也在三館兩制時倍吾年者皆父事之長吾十年五年者皆兄事之如是而謂之高亢使吾如何哉是蓋以成敗為是非以炎涼為去就者說之云當吾在內庭掌密命親我者不曰予高亢剛直將不容于朝矣又不當面折某人邪不當庭爭某事邪及吾退而有是說非知我者也夫子曰天之未喪斯文也桓魋其如予何孟軻曰予之不過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謂之又謂韓吏部不當責陽城不諫小事不當與李紳爭臺叅

以為不存遠矣者吾曰退之皆是也夫守道不如守官春秋之義也今不仕而已仕則舉其職而已矣舜作漆器諫者不止君豈有明于舜乎事豈有小于漆器乎蓋塞其漸也退之為大京兆兼御史大夫不臺叅蓋唐有制也故退之引桂管中丞得免臺叅以自解則曲在紳矣吾又見退之為遠州刺史故事觀察使牒部刺史皆曰故牒時王弘中廉問江西以吏部鉅賢特自損曰謹牒而退之致書懇請以為宜如舊制夫如是退之可謂當官而行何強之有者也謂之其少詳焉雖然謂之之親我昆弟不能及也吾敢不多謝而自悔焉東閩風土與中土異善飲自愛是吾心也月日某頓首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八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九

序

中書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序

三諫書序

東觀集序

送寇密直西京遷葬序

送張詠序

送鞠仲謀序

送孫何序

送丁謂序

送王旦序

館

書

圖

江

浙

送戚維序

送譚克叟序

送牛冕序

送李巽序

諸朝賢寄題洪州義門胡氏華林書齋序

周易彩戲圖序

中書試詔臣僚和御製雪詩序

雍熙紀號之四年冬十月二日寶圖大昌歲律將暮日窮

文四月窮紀方及送寒車同軌而書同文咸歸大化五行

以之順序六氣以之和平繁雪翳空密雪飄野至誠悠感

爰當大蜡之期上瑞斯呈何止小康之兆其始也陰風游

瀝微霰悠颺散五谷之精華潤三農之猷弘上林未暖而

爰當大蜡之期上瑞斯呈何止小康之兆其始也陰風泮

漑微霰悠颺散五谷之精華潤三農之猷畝上林未暖而
花發禁柳不春而絮飛星榆之葉下青冥琪樹之葉飄滄
海點綴於五城雙闕飛翻於三市九衢溟濛而遠蔽耕壇
凌亂而先生御座天顏允悅臨軒乍滿於重瞳民心又安
在野惟聞於鼓腹則有天祿石渠之士鴻筆麗藻之臣覩
是休祥聿陳謌詠風雅作矣見王化之興隆物情誘之動
詩人之藻思同稱聖感互達天聰皇帝樂善忘疲誨人無
倦詔令向所進者咸可屬而和之填箎之韻相諧補補之
華交映虞謌魯頌鏗鏘俱合於聲詩王後盧前穎脫各呈
於鋒銳賡謌旣罷睿覽尤嘉于是神曉曲迴王言煥發示
天心之善誘降御製以作程稱賞良多激勸斯在遂使四

方文士不敢言詩五榜門生成思閣筆夫如是則周穆之
詠黃竹秩因陰沴而興懷漢祖之謠大風但以壯士而為
念未若我六出之瑞不愆伏於天時四始之興乃形容於
盛德而又賜以聖作擢乎人文足可以播大宋之樂章躋
攀三代表聖人之能事糠粃百王且夫其言七同七星之
垂象其句八同八音之治世其韻四若四時之成功有以
見睿哲文思不徒然矣宜乎編群彥之什附一人之詩煥
此昌期傳為家集俾夫千古而下六義孔昭且知文物之
大興君臣之相合也不其盛哉臣稽古寡聞效官无績堯
庭擢第雖有玷於科名吳郡字人實久拋於筆硯序茲盛
事頗愧非才亦猶清廟有儀必覆之以茅屋錦袍在御或

事願愧非才亦猶清廟有儀必覆之以茅屋錦袍在御或

尚之以製衣幸獲紀於文明庶有光於賤吏臣謹序

三諫書序

臣聞前事者後事之元龜也是以讀二帝之典則首曰稽古帝堯又曰稽古帝舜以唐虞之聖尚者古道而行况居三代之末乘百王之弊者乎臣遭遇入明叨竊名器更宜多暇閉門讀書見前代理亂之源覽昔賢諫諍之語念空文之未泯痛直道之難行放逐以終而詞氣不屈布在方冊千古如生苟舉而行之則其道未墜因採掇古人章疏可救今時弊病者凡三篇其一以措紳浮競風俗澆漓率多藻進之徒鮮聞篤行之士不移舊轍漸紊彛倫臣故獻劉寔崇讓論其二以齊民頗耗像教彌興蘭若過多緇徒

孔熾蠹入害政莫甚於斯臣故獻韓愈論佛骨表其三以
選舉因循官常隳紊署置不已俸祿難充但蠹疲民罕聞
良吏臣故獻杜佑併省官吏疏斯皆事可遵行言非迂濶
亦欲使昔覽遺恨發自微臣前代遺文興于聖主者也每
篇之末臣別有起請條目指陳時病稽合前文庶引古以
證今必朝行而暮復又自互問難綴于終篇斷在不疑以
絕浮議待罪之至引表具焉

東觀集序

士君子者道也行道者位也道與位并則敷而為業臯陶
益稷謨伊訓之類是也道高位下則垂之於文章仲尼經
籍荀孟楊雄之書之類是也洎三王道喪五伯風行有位

之人以疆兵為事業在野之士以小辯為文章雖兩漢過

之人以疆兵為事業在野之士以小辯為文章雖兩漢過
其頽波而六朝蕩其餘燼天未厭德付於李唐然而三百
年間聖賢相會事業之大者正觀開元文章之盛者正元
長慶而已咸通而下不足徵也企及三代其惟
聖朝我法天崇道皇帝之宅天下也守堯之仁躬禹之勤
奮成湯之武闡姬昌之文仁以布政故兆民之心歸焉勤
以開國故九土之貢入焉武以定亂故奸雄跋扈彌焉文
以化俗故詩書禮樂行焉是以儒教賢臣出事業昭于上
文章燦于下德生人而未有道與皇而比崇天下文明我
弗多讓然而漢文之代賈誼之道不行元和之時李賀之
才自天天弗與命位不祿才豈曰無時亦將有教故著作

郎直史館羅君之謂乎君諱處約字思純其先京兆萬年
人曾祖彖長安令彖弟衮有文季大名歷事僖昭二帝入
梁為諫議大夫有文集行於代祖僅萬年令文濟皇朝太
常丞處約九歲能賦詩十三通經義尤長于易故所為文
必臻乎道二十六御前擢進士第解褐宿州臨渙簿再命
蘇州吳縣宰得大理評事雍熙中被召赴闕試文於相府
制授大著作直太史氏面試銀章朱紱以榮之明年乘使
車將帝命按獄訟於江浙採風謠於湘潭譽善發姦不避
權貴雖被劾者側目而君子是之不幸以淳化元年十一
月卧疾終於家年三十三亦賈誼李賀之儔也友人翰林
學士尚書祠部郎中知制誥蘇易簡左司諫知制誥王某

以布素之分哭之慟收其遺文灑淚編次勒成十卷以其
終于史目為東觀集總詩賦頌私試五題雜文碑記書
啓序引表狀祭文凡數百章十萬餘言其間有東臯子楚
義帝碑錄希夷子言書野叟壁數篇極乎天人之際者也
味其文知其志矣噫國初已來才有餘而位不至者若壽
光李均襄陽觀風從事郭昱太常博士董淳太子中允顏
贄斯皆賈志沒地壘之空文異日國家詔史臣修文苑傳
此數人者不可遺也使處約之名與之同列文亦無愧行
又過之亦足彰好文之朝得賢之盛也故并序其官氏拜
章進御乞付三館亦所以備史筆之闕文也

皇土書院送寇密直西京遷葬序

皇上者徽號之明年春正月尚書即直宿密上谷寇平仲
葬先正少卿于西雒君命也外姻同位飲而餞之咸以為
哀榮之極矣初少卿之終也平仲尚幼葬是以緩洎平仲
十九登進士第三遷得佐著作尹成安縣成安大名之屬
邑大名少卿佐幕之地也親友間有以葬事為請者平仲
曰未也於礼子為大夫父為士祭則大夫葬則士吾先人
以懿文茂行中甲科遭時亂離終于下位今吾雖為王官
尚未通籍苟贈典不及則吾先人陪臣矣若以士禮葬之
吾弗忍也且非所以顯吾親而成吾孝耳議者聞之曰寇
氏果有後于宋乎其志大也越明年遷殿中丞循恩列也
時夏師未復兵食頗難乃詔平仲使西北邊歸上便宜因

時夏師未復兵食頗難乃詔平仲使西北邊歸上便宜因

得召見試禦戎論稱上旨制授右正言分直東觀且以計
之地吏緣為姦輟史筆之才試奏刁之利君子不器斯之
謂歟會詔下百官各言邊事平仲慷慨拜章極陳利病天
子壯之不數日擢拜虞曹即寘于密地尋以天官之職委
焉出領銓衡入備顧問揚清激濁物論多之既而有司以
平仲貴為侍臣當贈父母故少卿大君之並命行焉平仲
於是卜地開阡擇日請告上可其奏贈礼有加翌日别竟
階趨雒汭金印紫綬白馬素車且獲先太君之神柩附焉
礼也君子曰少卿之積善餘慶也既如彼平仲之遇主榮
親也又如此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少刘有焉經曰立
身揚名以顯父母平仲有焉群公著位明庭弗克會葬盍

各賦詩取白華之義譔孝子之潔白乎直鳳閣王其序以
冠其首云

送張詠序

今之縣尹古之諸侯自秦郡天下小國皆化為縣縣有政
听郡條而後行縣有長觀牧守而後動秩卑祿微拂足自
庇固不暇使風俗之移易逮乎炎漢隆興始有重外之肯
故命即官出宰百里之邑秩四百石尊其位厚其祿蓋欲
分君憂而求民瘼也由漢而下邑官益卑故梁竦有徒勞
之言顏明起折腰之歎儕使胥吏區區于風塵間遂使抱
王佐者恥而不居黷貨利者稔而自處苟縣政有關率曰
吾將罷茲邑而適他邑烏用革焉縣人有病亦曰吾將捨

吾將羅茲邑而適他邑烏用革焉縣人有病亦曰吾將捨

此民而蒞他民烏用易焉觀其視一邑之政臨一邑之民
若行客之宅邸舍也待旦而去固无所惜焉風行雷同寢
而成俗良由國家小親民之任輕字人之官之致也將拯
其弊非聖人孰能制乎宋天王嗣位之丑載親選貢士分
甲乙科中甲科者通理郡事乙科者專任縣政尊以廷評
之位重以使者之車縣政有關得以擅革縣人有害得以
專易既革且易不康何待詩所謂能官人者豈獨美于文
王乎清河張詠字復之本宅九河間少有奇節釣魚侍膳
外讀書無虛日秉筆為文落落有三代風今春舉進士一
上中選將我王命蒞乎崇陽分君之憂使帝心休休乎求
民之瘼使人心熙熙乎江流之南郡大惟鄂鄂人得賢亦

孔之樂波映鸚洲煙藏鶴林白雲芳草思古悠悠堂有鳴
瑟足以振穆若之風樽有醇醪足以養浩然之氣維江湯
湯鑑其襟袖維山峩峩媚其戶牖鱸得魴鱸菓多橘柚吏
隱于茲足保無咎且優且游勿為江山羞復之勉旃云尔

送鞠仲謀序

皇宋嗣位之伍祀余始隨計吏識鞠生于場屋中是歲余
與生俱為鄉試所誥胥別輦下邈无音塵王八年春余第
中乙科生以家艱不預于選閱同年之籍不下二百人无
生之名為長太息矣洎余解褐掌簿書于成武句縣即隋
之戴州也庭有頑吏土无秀民或通刺而來者皆腐儒也
以是供吏職奉晨羞外經旬浹未嘗與人語居一日生歛

扉而來余既喜且媿蓋喜生之命駕而媿生之未祿也問

以是供吏職奉晨羞外經旬浹未嘗與人語居一日生歎

靡而來余既喜且媿蓋喜生之命駕而媿生之未祿也問
其行則曰哀瘵之中不敢事筆硯而事家產姑以卜葬為
事耳曰某之禮考洎季父俱以游官終于理所今悉扶護
而歸將祔于故里且出忠諫蘇公德祥餞行文序以示余
夫蘇公天下之名士也非生之博雅篤行又烏肯序以褒
之且述生自申抵陝歷河陽下洛都由浚郊而東至于高密
迂行曲塗殆近萬里事具蘇中諫序中非事父母能竭其力者孰
能與于此乎余因念家本寒素宅于澶淵梁季亂離舉族
分散叔父沒于兵而葬雷夏伯父沒于客而葬博關太夫
人又旅葬于濟當時未名以乞丐自給无立錫之地以息
幼累况殯禮乎今茲起家位下俸薄接晨炊之不及况塋

域乎一旦親生之行事良可慟哭意堂有嚴君微得月俸以奉甘旨則生之幸民也野有露骨无土地以厝窆窆則生之罪人也誓將積餘俸市高原捧土起墳負骨歸葬以繼生之行事則所願畢矣辱生之來起余以不匱之志受惠多矣生之門第文季已脩蘇公之筆故不書且感慨而序云

送孫何序

天之文日月五星地之文百谷草木人之文六籍五常捨事而稱文者吾未知其可也咸通以來斯文不競革弊復古宜其有文國家乘五代之末接千歲之統創業守文理三十載聖人之化成矣君子之儒具矣然而服勤古道鑽

仰經旨造次顛沛不違仁義拳拳然以立言為己任蓋亦
鮮矣富春孫生有是夫先是余自東觀移直鳳閣同舍紫
微郎廣平宋公嘗謂余曰子知進士孫何者耶今之擅場
而獨步者也余因徵其文未獲會有以生之編集惠余者
凡數十篇皆師戴六經排斥百氏落落然真韓柳之徒也
其間尊儒一篇指班固之失謂儒家者流非出于司徒之
職使孟堅復生亦當投杖而拜曰吾過矣又徐偃王論明
君之分窒儲之萌足使亂臣賊子聞而知惧夫易之所患
者辨之不早辨也斯可謂見霜而知冰矣樹教立訓他皆
類此且其數千萬言未始以明第為意何其自待之多也
余是以喜識其面而願交其心者有日矣今年冬生再到

闕下始過吾門博我斯文且先將以書猶若尋常貢奉人
恂恂然執先後禮何其待我之薄也觀其氣和而壯辭直
而溫与夫向之著述相為表裏則五事之言貌四教之文
行生實具焉宜其在布衣為聞人登仕宦為循吏立朝為
正臣載筆為良史司典謨倫顧問為一代之名儒過此則
非吾所知也豈止一名一第哉告歸許田序以為贈余非
多可而易與者也凡百君子宜賀
聖朝得賢吾道之不墜尔

送丁謂序

主上躬耕之歲僕始自長洲宰被召入見由大理評事得
右正言分直東觀既歲滿入西掖掌誥且二年矣由是今

之奉進士者以文相售歲不下數百人朝請之餘歷覽忘
怠然有視其命題而罷者有讀數句而倦者有終一篇而
止者或詩可取其賦則无有也或賦可稱其文則无有也
能全之者百不四五况宗經樹教著書立言之士乎去年
得富春生孫何文教十篇格高意遠大得六經旨趣僕因
声于同列間或曰有遼陽丁謂者何之同志也其文與何
不相上下僕未之信也會有以生之文示僕者視之則前
言不誣矣是秋何來訪僕既与之交又得生之履行甚熟
且渴其惠顧于我也今春生果來益以新文二編為書以
投我其間有律詩今体賦文非向所號進士者能及也其
詩效杜子美深入其間其文教章皆意不常而語不俗若

雜于韓柳集中使能文之士讀之不之辨也由是兩制間
咸顧識其面而交其心矣翰林賈公尤加歎服是知道之
尊人也豈位也乎哉李之富人豈賢也乎哉今之不勤
于道不力于李而望人之知者宜視丁氏子之道何如哉
告歸許田序以為贈

送王旦序

聖人籍千畝之歲元老膺三入之命王澤大賚廟謨惟新
有善必舉有惡必去迺放鄭侯以肅京輔有以見善人為
邦而不善者遠矣言念圃田擇賢而治用禦暴橫是資循
良先詔侍御史范陽盧公牧而撫之次命殿中丞瑯琊王
公通而理之皆能哲也王公即故夏官二卿之子也以雄

公通而理之皆能哲也王公即故夏官二卿之子也以維

文直氣揚其父風以儒學吏才張為國器是行也所任雖
小而所委重矣西門秋風北闕行色四牡夙駕五馬迎郊
朝僚知其得賢郡人歌其來暮右省諫官王某蹟鄭民之
首為詩以送焉辭曰昔我鄭邦厥守不良厥佐吐剛吾相
疾之吾君竄之我民用康今我鄭封其守惟公其佐惟通
吾相僉之吾君命之我民其豐滎澤之獸溱水之魚泳尔
清流毓尔豐芻不弋不網與民同蘇匪我聖君匪我相臣
暴曷去兮賢苟舉兮革我苦兮為樂土兮

送戚維序

崇位厚祿人心弗欲者鮮矣然取之不以道昔人不貴焉
是知學古入官沉于下僚者非君子之恥也監官戚君始

以儒雅受訓于庭復以文孝策名于國終以廉平蒞事于
官下筆到古人誦書得聖理家門嗚嗚敦文揚之象親族
熙熙有遂古之風士流之家仰為模範用是而進雖位未
崇祿未厚固不為耻耳自釋褐以來縻部曹沉邑佐顛躓
窮苦者二十年晨夕芳鮮曾未快志况溫飮妻子乎去年
叅常調選于天官始授郡主簿輦親挈子來即譙亮修吏
職外日得以俸給躬薦甘滑綵衣煌煌色若自得古之稱
孝子者殆將無及今年秋國家以蜀之令長闕而未補用
是有遂寧之命公不以遐適為念而以遠養是患且曰退
耕無田則伏臘寅酉其可虞乎進而取祿則溫清喜惧得
無思乎藩羊其羸進退安據復自念曰與其千里負米孰

無思乎藩羊其羸進退安據復自念曰與其千里負米孰

若五斗折腰者邪一旦捧大書稟親旨拜于北堂高車西
下白華在詠心其搖搖劔關倚雲殿指天求名利之役其
若是歎噫導一人之澤福百里之民亦足行乎道也食有
道之祿及高堂之親亦足光乎孝也割茲去里無庸介懷
矧皇朝平蜀已來宰邑相望于候館是以宋紫微由小著
徃楊侍御自拾遺出是役也安知遂寧不為大來之朕乎
行哉勉旃勿以銅墨為媿耳

送譚堯叟序

古君子之為孝也不在乎祿位而在乎道義而已用之則
從政而惠民捨之則修身而垂教死而後已弗知其他科
試已來此道其替先文孝而後政事故也然而文孝本乎

六經者其為政也必仁且義議理之有體也文季雜乎百
氏者其為政也非貪則察涉道之未深也是以取士衆而
得仁鮮矣官謗多而政聲寢矣吾友殿丞譚公其近者欽
讀堯舜周孔之書師軻雄韓柳之作故其修身也譽聞于
鄉里其從政也惠布于郡縣先是君解褐得廷尉評尹邵
陽縣湘民受其賜再命得通判健為郡蜀吏畏其能會天
子欲廣視遠听黜凶陟明詔廷臣之親信者採風謠于蜀
部復命之日奏君為理最亦既受代丞相以名聞且將召
對有日矣丁太夫人憂公聞訃號絕見星而行泣血三年
不交人事君子以為之禮服闋循常典除佐著作翌日有
司奉舊事以言制授殿中丞旌善政也議者謂君必直東

同奉舊事以言制授殿中丞旌善政也議者謂君又直東
觀為史臣立一家之言垂千古之誠斯當仁矣而襄陽大
郡通理歲滿執事者以君塞詔焉人以為滯才君以為得
所蓋將葬父母植松楸焉畢婚嫁備榛栗焉然後邵陽捷
為之化復行江漢惠加于俗政聞于朝則排金門上玉堂
豈為晚也同雲四合臘雪將下釃酒叙別得無言乎

送牛冕序



今天下之士由科試入仕者以第進士為美名隸京官者
以游三館兩制為近職釐外務者以任刺史二千石為親
民語名郡者以丹陽為重地疇能兼之吾友隴西牛君有
是夫君嘗倅二郡牧一州所在稱理有龔黃之政焉又嘗
佐秋官詳庶獄事無枉撓有于張之風焉游館殿專筆削

褒善貶惡有班馬之辭焉好風什多吟咏寒苦清麗有元
曰之思焉求外官能得大郡向所謂美名近職親民重地
者君兼而無媿矣君是行也上有垂白之親下有趨庭之
子家人嗃嗃而內熾兄弟怡怡而外和含飴弄孫盡高堂
之樂腰金拖紫居百城之長為儒之榮至矣為子之道光
矣其當報吾君而惠吾民乎勿使採詩者听伐檀之刺也

送李巽序

古者設閔所以禁未游為市所以通貨殖後世因而有稅
焉亦以資國用而佐地征也歷代便之未嘗或以舊制皆
委郡縣署胥徒以掌其務故浸漁自奉利入于下割剥公
行怨歸于上下有厘革孰為經久國初已來始有儒臣以

蒞之錫之皇華尊其任也委以利柄觀其器也是以周行

行怨歸于上下有厘革孰為經久國初已來始有儒臣以
蒞之錫之皇華尊其任也委以利柄觀其器也是以周行
之亡由此而進焉端拱元祀夏六月詔以光祿寺丞李公
督婺州關市之賦遵歷試也君建陽人少以文章干祿江
表袖德平吳之六年皇上嗣統之三載始隨計偕求試于
大宗伯君尤善辭賦得貞元長慶時風格如土鼓蜃樓數
篇皆辭理精妙出人意表故秉筆者許之僕時在場屋與
之游者凡三年同登乙科交分益至是以君之文行可得
而就矣宜乎立冊墀奮鳴筆作邦家之秀為縉紳之光而
適海隅厘冗務者何哉蓋建溪婺 實隣境也君離邦去
里自閩之蜀官歷再命年將一紀堂有親老室有妻子是
行也道未暢于國孝可成于家也士君子聞而榮之噫行

道之要利不如義丘事之幹義不如利昔君佐管城宰晉
原撫民人親穡非謂義乎今君奉朝命臨外司歛關征助
經費非謂利乎義以行之利以幹之政成歸朝何往而不
濟上國殘暑江天早秋涼風入懷舊物在目郡守迎勞鄉
人詠謨徵四牡以讌使臣唱白華而延孝子掣輶車于故
里侍板輿于任所有道之祿得以及親无外之時得以聚
族綵衣奉養何樂如之至止之日為我登八詠樓賦新什以
寄遠即嘉惠也懷安敗名樂不可極仲權其志之

諸朝賢寄題洪州義門胡氏華林書齋序

吾讀兩漢書見制誥一下未始不以舉孝悌力田為急宜
其風俗淳厚宗社長久矣今天子大孝如舜至仁如堯耻

言霸喙純用帝道然而乘五代之疵國化百年之汙俗以
為非孝悌不足以敦本非旌表不足以勸民南昌舊都胡
氏大族一門守義四世不析乃降詔命旌其里閭聲聞于
天風化于下大哉聖人之于孝治若是之極也自尔胡氏
登進士第者二人授助教者一人今歲壽寧節胡氏子孫
有獻華封之祝者上益嘉之制授試秘書省校書郎面試
袍笏勞而遣焉且頒御書以光私第由是有位于朝有名
于時者校書皆刺謁之且盛言其引業有華林山齋聚書
萬卷大設厨廩以延生徒樹石林泉豫章之甲也願得詩
什夸大其事自舊相司空而下作者三十有幾人詮次官
紀爛然成編再拜授予懇請為序夫南陔白華古詩人之

美孝子也有其義而亡其詞仲尼存其篇子夏序其意
指補其文况身被皇朝之化目覩孝門之事有是詞詠播
于聲詩而序引無聞文士之闕也且使後之採詩義觀國
風者將何取實焉時淳化五年十月十五日序

周易彩戲圖序

先師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
猶賢乎已此言心無所據則淫慾生焉故雖博奕可也自
博而下戲之雅者自李邵彩選士子多為之復有參陰陽
家流列神仙之事為銷夜選仙圖者亦行于世蓋為戲不
同同歸于無益也戲而有益者其周易彩戲圖之謂歟同
州節度推官試大理評事岐君賁登進士第尚奇好古獨

行寡合文季之外尤耽易象善戲善誘製為此圖取火坊
六十四卦三百六十四爻除乾六爻君象也人臣不敢為
戲自余每爻當碁子一路爻有吉凶子有賞罰遇謙謙君
子者終局有賞而無罰遇以訟受服者終局有罰而無賞
周旋曲折至于大方此圖勢也以碁子二隻得陽九陰六
之數者先之此局例也又以黃裳元吉人道之具美遇之
者不爭而勝矣 至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則羸輸未可知
也得陽九之 者勝焉故起于純而終于坤也俾夫消息
盈虛之道吉凶悔吝之理談笑抵 斯須不離易象不習
而自精人心雖戲而無蕩大哉 君之 心也可与投壺
鄉射揭而並行比夫雜戲遠矣好事君子得不家藏而時

習乎臥山並林為大橋煥燾僕母毒毒其醉不容燕而部

而自蘇入山縱風而無高火是批書因之山也而於靈

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靈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十九

圖書

浙

漢

書

圖

書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二十

序

詔臣僚和御製賞花詩序

馮氏家集前序

皇華集序

商於驛記後序

左街僧錄通惠太師文集序

送鄭褒序

孟水部詩集序

送薛昭序

送上官知十序

館

書

圖

江

浙

送廖及序

送李蕤學士序

送柳宜通判全州序

送崔驤序

送徐宗孟序

送江翊黃序

皇詔臣僚和御製賞花詩序

臣聞周文靈沼詩人著魚躍之詞漢武橫汾史氏載鴈歸
之什義存小雅語煥青編屬在昌朝維茲盛事

我法天崇道皇帝誕膺駭命光啓鴻基當千年下武之期
為一代好文之主皇壇帝典窮步驟於宸機壁宿奎星煥

文章於御筆然而動循禮法志尚憂勤來燕來宜式叶冕

文章於御筆然而動循禮法志尚憂勤來燕來宜式叶鳧
鷺之詠弗灑弗掃恐招蟋蟀之譏于時淳化之年暮春之
月莫莢初生於一葉牡丹乍折於千苞乃召侍臣爰開曲
讌入內園而洞啓望綺席以霞舒風迤鳴梢乍見七香之
輦波搖水殿齊瞻八彩之眉懽呼方到於軒墀侍從共登
於欄檻親承睿旨競剪宮花露濕冠纓表君恩於湛露香
籠襟袂雜帝坐之天香次臨積翠之池咸舉不綱之釣忽
宣竒韻俾賦新詩既奉詔以援毫各爭妍而構思天顏咫尺
強叩於蕪音聖語褒揚實同於華袞俄頒御製復見宸
蹤兼老舜禹湯文武之才備鍾王歐虞褚陸之體詠謔無
數傳翫為榮悅若夢中入閨苑瑤池之景渾疑天上得金

簡玉字之書既而尚輦更衣保章告刻觀乳魚而罷釣自
契深仁思中鵠以為娛未忘習礼于是奏騶虞之節挽烏
號之弓振振盤石之子孫赳赳登壇之將帥心平体正發
金鏃以無虛目駭神驚捧金壘而猷壽堯罇灑灑舜樂鏘
洋合經義於五祀自同往誥逞雄心於一家堪謂前王不
醉无歸尽歡而罷越明日復出御製賞花之什十五章五
章章八句十章章四句首示輔臣次傳近位文含五繡韻
叶八風鏘乎治世之音大矣經天之作雅頌之道雖易俗
而移風元首之謠亦君唱而臣和讓章雖上宸旨弗移况
兩制三館之臣幸當文理美千載一時之盛寧寢頌声各
進數章共成一集雖郡生向日更無疇彼之光而衆草輶

風亦助穆如之勢其間有燃萁欲速既醉成篇或體律未
諧或風騷無取上咸令甄錄曾不棄捐亦猶朝百谷於滄
溟未嘗辭露會九江於雲夢足得包荒臣叙事非工言詩
鮮妙五吏馮詔無王勃之雄才百僚和詩非太真之高等
久有育材之地躬承善誘之恩用紀文明輒為序引書之
國史何慙天馬之歌垂作人文不愧景龍之集謹序

馮氏家集前序

仲尼以三百篇為六經之首以其本乎人情而基于王化
故也然而刪其義次其章繫乎國風雅頌而已不顯乎人
之氏族也洎卜商作序篇之首始或著焉若鷓鴣之什直
云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作詩以遺之蕩

之什又云召穆公傷周室大壞雲漢之什亦云仍叔美宣王之類是也其餘或稱國人怨而作是詩也或稱大夫刺其王某公也故詩人名氏闕者多矣逮乎離騷則自云帝高陽之苗裔朕皇考曰伯庸後之人故知其屈平也且夫刪詩無聖人序詩無子夏採詩無古官則作詩者得不以家集自見乎蓋存其詩人可知矣察其人國可知矣詩之集也豈徒然哉亦國風雅頌之遺制耳馮氏家集者故江南常州觀察使始平馮公之詩也公諱謚字某其先彭城人也唐末避地徙家壽春當李氏之建大號也公之長兄其實為國相公亦以文章器業歷踐清顯典掌誥命出入臺閣者十數年然以氣直道孤嘗被放棄進退以道識者

臺閣者十數年然以氣直道孤嘗被放棄進退以道識者

是之風顯德中將平淮甸公以起部二卿為東都副留守

江南以揚州為東都王師之傳維揚也公督勵士卒堅守不下竟以

援兵不接城陷而來世宗一代真主素聞公名見而竒之
曰忠于所事名節之士也擢拜太府卿留闕下三載公朝
請之暇與中朝卿大夫以詩酒自樂篇詠間發傳於人口
今首台李僕射方掌內制與公卜鄰投分頗厚故集中有
贈李學士詩云鄰居總十步交分已三年既而江南割地
內附願比藩臣世宗許之因授公尚書刑部侍郎且令持
節歸國南轅之日揆相賦詩一首書羅巾以贈之公答云
羅巾揮逸翰送出我夷門保惜安懷袖流傳予子孫其與
時賢相知也如此公既歸故園慨然有桂冠之意李氏待

之益厚不得已復授中書侍郎歷吏部尚書遂有毗陵之

拜實以其年某月日終于位

太祖平吳之歲今陵罹于兵火士流書史蓋煨燼矣

公府者僅有存焉初公嘗以所業文集獻于本國至是亦入

貢矣為下撥相賜得公詩集張本俄而公之諸子歸于朝廷首台旄為

翰林承旨見公之子弟慨然有故人之念且徵其家集焉

對以兵戈之中喪失殆尽相國歎息久之且曰上嘗以江

表圖籍賜于近臣時太祖末年故云上某獲先君子詩一篇凡百餘

章常耽味之混同已未俟得全集今尽亡矣子孫何觀焉

遂出而付之因得傳寫于昆仲間公之季子太子中允伉

字仲咸某之同年生也某去歲自西掖左官來商於仲咸

方佐是郡居一日携家集相示且具道其始末焉某再拜

字仲咸某之同年生也某去歲自西掖左官來商於仲咸

方佐是郡居一日携家集相示且其道其始末焉某再拜
而受之三復而閱之見其詞麗而不治氣直而不訐意遠
而不詭有諷諭有感傷有閑適落落焉鏗鏗焉真一家之
作也惜乎公之文不可得而見矣公之詩幸可得而傳矣
公之志從可得而知矣匪獨藏于家亦將行于世後之人
有如吳季札者國風可辨也有如韓宣子者周禮可見也
豈徒錄遺文彰餘慶而已哉翟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
李相之謂乎周太史曰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馮氏之謂
乎盛哉公之長子僕今忝州海陵令次子偁國子博士並
文季策名于江左次子儀岳州推官次子价渝州從事暨
仲咸皆登御前進士第与夫諸弟諸孫奉箕裘服名教詵

詵濟濟馳驟于好文之代庸詎測其涯岸乎夫如是則公
之負偉才遇多難入為王官終于陪臣位雖至而道不行
矣天其或者貽于後嗣而行于聖朝邪君子是以知馮氏
有後于宋矣其辱同年之顧覽文人之作敬序梗槩少揚
休美庶垂于不朽焉是先公之孫玄度自序先集附于篇
末故某之所述特曰前序公時淳化三年正月五日序

皇華集序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肆覲群后觀省風俗黜陟幽明而
已後代沿革命使巡行兩漢已來其任尤重非稽古有識
之士不得与焉
皇上黜霸道立民極褒拔秀茂輯寧黎元以為四海之大

皇上黜霸道立民極廢技秀茂輯寧黎元以為四海之大

重夷殊於華夏非號令則教不被兆民之衆惛婪困於豪
右非詢問則情不達百吏之廣循良雜於苛暴非考覈則
人不勸舉行幸之典慮供億之勞乃詔輔臣精擇邠彥按
郡國之政張朝廷之威召于延英授以密旨膺是命者凡
若干人濟陽丁君實使閩越君始以文孝高第進復以政
事課最聞朝僉曰然帝命惟允君之出也名賢惜其去天
子重其任惜其去者以為書典謨備顧問惟君稱其職矣
重其任者以為八州之政萬里之俗非君孰可使矣于是
黃樞密勿之臣青宮調獲之客兩制三館造士名僧咸贈
詩以送總若干首今春赴朝集之期奏風謠之事虛懷見
納前席移時黜者無怨言陞者無異議盡以民瘼達于帝

聰上心豁如咸可其奏重慰遠俗勞而遣之都門祖行即
席襟韻又得若干合為一集播于四方道出錐楊以序為
請敢徵古義命曰皇華年月日序

重其於商於驛記後序

重其於商於驛記後序

有唐都長安三百年商於為近輔地望雄劇亞于同華其
擇用郡守皆尚書名郎暨諸寺少列入拜中丞諫議者往
往有之自大歷貞元之後王室微弱李希烈陷大梁李錡
繼叛由是汴路或不通焉吳越江淮荆湘交廣郡吏上計
皇華宣風幢幢往來皆出是郡蓋半天下矣故郵傳之盛
甲于它州會昌中刺史呂公領是郡新是驛請翰林學士
承旨戶部侍郎肅宗文其記太子賓客柳公權書其石祕

書即李商隱篆其額皆一時之名士也觀其文不獨記斯

書郎李商隱篆其額皆一時之名士也觀其文不獨記斯驛之盛大率頌呂公之政耳自唐風不競鼎入于梁長安廢為列藩商於化為小郡輶車罕至傳舍孔卑古驛无餘遺文空在運歷五代時踰百稔痛乎呂公之政事三賢之文翰世莫得而聞也

皇宋淳化三年詔太子中允始平馮公知斯郡才大務簡居多閑暇一日讀商於驛記見數字刻缺慨然歎之且慮碎于樵牧之手亟命移徙立於便所四賢之風想像在目俾夫後之好事者摸印傳寫无翼而飛自馮公始也馮公名伉字仲咸嘗策名于江左歸朝由同州戶曹掾奉進士得御前第某之同年也式序始末題於石陰呂公記不書

名蓋貴之也又惜其今之人弗遂知矣地僻無書未獲討
閱俟李唐史者補其闕文某年十月十九日序
左街僧錄通惠大師文集序自西公
釋子謂佛書為內典謂儒書為外李工詩則衆工文則鮮
并是四者其惟大師大師世姓高氏法名贇寧其先渤海
人隋末徙居無異郡之德清縣祖瑄考審皆隱德不仕母
周氏以唐天祐十六年歲在己卯某月某日生大師于金
鵠山別墅時梁貞明七年也武肅王錢某專制江浙後唐
天成中出家清泰初入天台山受具足戒習四分律通南
山律長興三年武肅薨文穆王諱嗣位大師聲望日隆文
季益茂時錢氏公族有若忠懿王諱宣德節度甚奉國節

度使億越州刺史儀全州觀察使儼故工部侍郎昱与大
師以文義切磋時浙中士大夫有若衛尉卿崔仁冀工部
侍郎慎知礼内侍致仕楊惲与大師以詩什唱和又得文
格于光文大師彙征授詩訣于前進士龔霖由是大為流
輩所服時錢塘名僧有若契凝者通名教一支謂之論虎
常從義者文章俊捷謂之文虎大師多毗尼著述謂之律
虎故時稱四虎焉署本國監壇又為兩浙僧統歷教十年
像法修明緇徒整戢太平興國三年忠懿王携版圖歸國
大師奉真身舍利塔入朝浙
太宗素聞其名召對滋福殿延問弥日別賜紫方袍尋改
師號曰通惠相故盧朱崖深加礼重叅知政事李穆儒學

之外善談名理事大師尤為恭謹八年詔修大宋高僧傳
听歸杭州旧寺成三十卷進御之日至書褒美居无何徵
歸京師住天壽寺叅知政事蘇易簡奉詔撰三教聖賢事
迹奏大師傳太一宮道士韓德純分領其事大師著鷲嶺
聖賢錄又集聖賢事跡凡一百卷制署左街講經首座至
道元年知西京教門事



今上咸平元年詔充右街僧錄先是故相貞公懸車之明
年年七十一思繼白少傳九老之會得旧相吏部尚書宋
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楊徽之年七十五郢州刺史判
今吾街仗事魏正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事李運年八十
水部郎中直秘閣朱昂年七十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允成

年七十九太子中允致仕張好問年八十五大師時年七
十八凡九人焉文貞公將讌于家園形于繪事以声詩流
詠播于无穷會蜀寇作亂朝廷出師不果而罷今九老之
中李宋楊魏張已先逝矣大師年八十二視听不衰于本
國歷武肅文穆廢王忠懿凡四世于庙歷梁兩帝後唐莊
宗應順清恭晉高祖少帝漢高祖隱帝周太祖世宗梁王
我太祖英武聖文神德皇帝

我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通

今上凡十五朝而能受洪範嚮用之福處淳菑具瞻之地
豈所謂必得其壽必得其位者乎大師以述作頗多叙引
未立猥蒙見託不克固辭總其篇題其如別錄凡內典集

一百五十二卷外季集四十九卷覽其文知其道矣因徵其世家行事備而書之使後之傳高僧銘塔廟者于茲取信云

送鄭褒序

閩人鄭生成之奉進士來輦下會紹罷去枉趾滌上是歲日官置曆閏在孟秋暑之煩酷于前一日為甚某性不能耐熱每見生不表締綌而出且慮生怒其之失礼生退則卧涼軒更僕交扇而流汗不減因留生俟秋而行生曰褒有母且老向之去數千里別教百日者欲于明而顯親故雖遠且久若褒之在母左右也今詔已下將及閩及閩則鄉人必以告曰吾母必筭程教日以待褒也即一日即貽

母之憂用是不敢聞命矣某曰生有純孝歎音頰考故以

鄉人必以告吾母必筭程教日以待褒也即一日即貽

母之憂用是不敢聞命矣某曰生有純孝歎音頽考叔以遺美之意感鄭莊公丘明美之某無恬恃不足以應生教為生泣而賦詩亦足以警世之為人子者

孟水部詩集序

余總角之歲就學于鄉先生授經之外日諷律詩一章其中
有絕句云那堪雨後更聞蟬信絕重湖路七千億昔故園
楊柳岸全家送上渡頭船余固未知誰氏之詩矣及長聞
此句大播人口詢于時輩則曰江南孟水部詩也游官已來
求其全集卒不可得咸平己亥歲餘自西掖出領齊安未幾
詔除太子中舍孟唐為黃州司馬訪其氏族即水部之子也
因捧其家集且請為序水部諱賓于字某生于

連州其先太原人故其詩云吾祖并州隔萬山吾家多雅
謫柳連幼擅詩名吟味忘倦後唐長興末渡江赴奉岐帥
李泰王曦館于門下晋相和魯公凝礼部王尚書易簡翰
林承旨李孝士慎儀刑部李侍郎詳臧雅薦之由是詩名
籍甚游奉場十年故有十載恋明主之什凡八章五上登
第故詩云兩京遊寺曾題榜五奉逢知始看花晋天福甲
辰歲礼部符侍郎蒙門人也尋以拜慶就養歸于長沙當
馬氏專據湘湖大開幕府遂以賓席縻之俄出為永州軍
事判官歷陽山縣令漢乾祐末馬希廣兄弟鬪墻尋戈不
已江南李氏命邊鎬為將以兵陷湖南尽俘馬氏之族于
建康水部遇乱无依攜老啓年縣印歸于金陵李氏方僭

稱唐得之甚喜故有水曹朱紱之命頃之辭歸玉笥山着
道士衣吉州高史君奏為郡倅不得已用冠偕就職旋歸
旧隱是時江左士大夫若昌黎韓熙載東海徐鉉甚重之
會高鉞以江南命使迴嶺表訪其所居同舟而出強起為
豐城令既而引去嬉遊吟嘯者二十年老求致仕得本曹
郎中分司南都服章金紫

江南以洪
州為南都

太祖平吳以老病不任朝謁听還故里後以令終有金鰲
集者應奉時詩也湘東集者馬氏幕府詩也金陵集者李
氏詩也玉笥集者吉州詩也劔池集者豐城詩也總五百
五首今合為一集以官為名蓋古之詩人多求水部何遜
張籍是也唐之詩流多出孟氏浩然東野是也况姓氏官

紀萃于一家又其沒後二十余年得余為序足以振令名
而雪遺恨也至于雅澹之體警策之句知詩者開卷可見
矣此不復去

送薛昭序

今上即位之五年庚辰歲僕始隨計吏來奉場中間用晦
名籍甚有司考藝俱登甲科覆試殿庭不中上旨雖命未
遇而交愈親矣故僕送用晦下第詩有明年同醉杏園春
之句擢第之日卒如斯言補吏以來于今八載洎僕歷東
觀踐西垣迂諫官掌書命殆三年矣而用晦尚以光祿丞
領維揚閩市之賦青衫瘦馬受代而來囊括其文未始銜
露何其自待之多也先是用晦之在淮海也雖屈其才亦

露何其自待之多也先是用晦之在淮海也雖屈其才亦

幹厥司事故漕運按風俗者奏課以聞至是或謂用晦曰
可移文相府請疇前勞則增秩之命可得矣用晦聞而
之曰非之言也吾季古聖賢之道以取祿位不幸而司管
庫又烏以羨財而為功乎如有用我者則閔譏而不征矣
豈終為俗吏耶七君子聞而壯之內翰武功蘇君即薛氏
之出也視用晦為外尤敦勉誘激俾獻文以自試不得已
而從之始以所業四十編拜章進御天子嘉之試于鳳閣
文不加點教刻而成燦乎千言聳動臺閣翌日循近制改
著作佐郎延英中謝上又譽之未幾有建陽通理之命是
行也位雖未充而名以大矣恩雖未渥而知則深矣詎非
歷試之漸大來之階乎且將慰慈母者元昆浮舟東下吟

嘯山水閣之才子得以師其道閣之遠俗得以觀其政又何窮達先後之足云乎于是兩制三館之士為詩以餞行且命不才序冠其首又舉館未葬亦其新館之命矣

文不似與送上官知事序

古者大夫三月而葬戰國已來禮文残缺葬祔之制動或踰年筮仕者獲貪功好名率曰忠臣不得為孝子甚无謂也故吏部著式祖考未葬者不与調選亦救弊之一端耳今聖人以禮示万方以孝治百姓陳力就列上得忠于國生事死葬下得孝于家臣子之道煥乎有光中吳通理奉常成上官公起家倅于洋再命蒞于蘇丁先明府憂喪問既矣奪情詔來銜哀在公綽有勤政越明年國家展園丘

既至奪情詔來銜哀在公綽有勤政越明年國家展園丘

之禮灑漏泉之澤肅明存沒靡不霑泱贈先明府太子洗
馬亦既受代飛章帝閣請改葬于高密詔許之先用府為
宰字之官有循良之譽貞遯田里鄉人法之又見其子擢
進士第歷廷尉評遷大匠丞登朝為贊善大夫令終之日
鍾是賁飭非積善有後疇能與于此乎是行也郡縣交迎
父老改觀襦朱紱且纓裳號窳窳之前火絲綸之命外姻
同位得無羨歎蘇臺郡守士庶榮而饑之長洲長王其屬
邑也序以志云

送廖及序

澤被天下者天下人戴之為帝皇化行一國者一國人望
之如父母故五等諸侯南面而治皆人君也但隆殺有異

耳仲尼不恥中都之小者行乎道也宓子賤巫焉期尽心
殫力一邑者為乎人也豈以位之高下為意乎今之宰邑
者異乎是哉不顧己之道不恤民之病率曰吾耻折腰也
歎徒勞也曾不知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况百里乎彼百里
之民尊其宰而望其惠矣苟施澤于下尽礼于上國邑宰
之職然也矧未能愛下而欲慢上耶是則天子利及百姓
教流萬國不當父天母地修圓丘方澤之礼矣所以然者
不自大而示有所尊也况民下哉宰邑者其志之鉅鹿古
之名郡也今之邊邑也戎車未息民賦且繁慘舒之權雖
制于郡國字育之道亦繫于令長廖君由文季之科探政
事之要是行也當行道而惠人矣肯以下僚為念哉

事之要是行也當行道而惠人矣肯以下僚為念哉

送李麤李士序

唐常處厚由考功負外郎出刺盛山為詩十二章當時名
士自元白而下皆和之韓文公為之序以為考功顯曹盛
山僻郡非處厚道勝自遣不能樂於詩什流播編簡以為
美談司封李李士常以文行策名江左
上即位之二祀鑠所奉進士中甲科在館殿十餘年其間
司外計典大郡亦爭矣又以名曹吏職出佐廬江而怡然
自得何道勝之若是耶將見乎吟咏江山傳聞輦轂俾朝
之名士若元白者屬和成集其希韓者也願為序以繼其
美告行有期聊以為送

送柳宜通判全州序

河東柳無礙江左之間人也。在霸國時，褐衣上疏言時政得失，李國器主之，累遷監察御史。多所彈射，不避權貴。故秉政者无忌之。繼出為縣宰。所在有理声。歸為縣令。皇家平吳之明年，隨僞官得雷澤。今雷澤僕之故里也。始与之交，逮今幾十五載。建尹三邑州縣之職，困于徒勞，居低摧，穿辱之中，有死喪疾病之事，旅鬻生靈，朱衣有塵，知其氣業者，共惜之。淳化元祀，始以任城宰來抵闕，下携文三十卷，叫闈上書，且請以文筆自試。天子壯之，下章丞相府，翌日召試。且奉漢時以粟為賞，罰事使析而論之，無疑。援引剖判，燦然成文。世傳其書，其書曰：「吾君吾相，皆以為識理，体而合經義也。故改官芸閣，通倅。」

吾君吾相皆以為識理體而合經義也故改官芸閣通倅

湘源其官尚卑其郡亦小然由文藝而取故有識者榮之
与夫諂權媚勢奴顏婢色因採風謠司漕運者言而得之
者遠矣于是沿汴達淮浮江湖入湘潭是特也可以吏隱
未可以行道况江山猿鳥雲泉竹樹為天下甲民訟甚簡
兵賦甚鮮固可卧而理也姑能致身于不才之間放意于
無何之域則又不知縣令為著作耶著作為縣令耶或過
故國動黍離之情傷遠行有于役之念歎下位起山苗之
刺則于道遠矣于生勞矣勉哉無疑善飯自愛

送翟驤序

浙

士君子謂不由進士第者為終身之恥貴而不歸者有夜
行之刺祿不及親者立不仕之戒兼此三者士龍是行之

謂乎士龍常策名江表有年矣
皇朝平吳之元年始歸于我
養親不暇擇祿因隨偽官署一簿于雷夏考滿改一尉于
彭城折腰作吏六七年矣混無名之徒食有道之祿士龍
恥之八年復李進士科中第
徙從士于廣陵廣陵即其里
也故廬半空喬木斯拱物華
人事依然旧情飄飄綵衣奉
版輿而東下昆弟妻子羅列
目前手調尊鱸躬掃墳墓孝
子之願畢矣噫大夫得其時
而行其道者必能師表一人
利澤百姓匪獨善人之謂也
然立大功居顯位必由乎命
士龍豈無志乎姑見其策美
名歸故里侍偏親亦旅人之
小亨也行乎哉士龍宜自愛

小亭也行乎哉士龍宜自愛

送徐宗孟序

余去年出内庭臨滁上境與合肥接聞其郡大獄煩號為
唯治而使車游客徃徃道從事徐宗孟者能似助長吏咸
得其中未幾以書遺我見其文好竒而尚氣者今年果被
召赴闕路出吾郡与之言又見其孜孜不忘于仁義也宜
予慕孟軻而名焉且從余乞言因書以為送

送江珣黃序

僕直翰林時進士錢易教以文相售其中徃徃有贈江南
黃詩怪其名異於常所謂進士者今京西轉運太常姚丞
銓赴職時來與余別盛言生之才用是於生之名甚熟不
知果如何人也夏六月自内庭謫官滁上下車教日生逢

掖而見觀其風骨秀即言論和雅則錢之交姚之薦斯得
之矣又繼之以文好古近道趣向不俗修之不已可為聞
人况一第哉遽來告行書此為送今京西轉運使常鼎

書

圖

法

浙

手蒸盧障函各高... 啓狀圖... 辭其... 耶... 余志...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二十

本
91
日

王黃州小畜集卷第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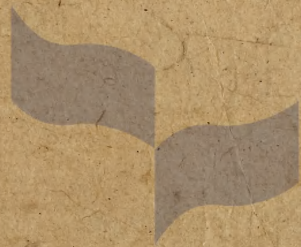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 019091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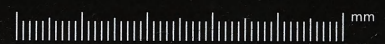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